日講四書解義

孟子

卷二十一之二十四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一

孟子下之三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



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此一章書見舜怨慕之大孝也。萬章問曰。嘗聞舜之事親。往耕於歷山之田。每號呼仁覆閔下之旻天而哀泣。不知舜處父母之間。何爲若是其號泣也。孟子曰。舜之號泣。乃激於至情之不容已。戚戚然若有所歉而怨且皇皇然若有所求而慕也。萬章未喻怨慕之旨。又問曰。吾聞人子事親。時得於親而父母愛

之也。固中心喜之而不敢有忘。即不得於親而父母惡之也。雖捶楚加之而不敢有怨。今曰怨慕。則舜亦怨其親乎。孟子曰。怨慕。非怨親之謂也。子以怨親疑舜。其亦長息之見乎。昔公明高之弟子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是躬耕以養親也。則吾既得聞教命而知之矣。若其號呼旻天。又號呼父母。而哀泣不已。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答之曰。孝莫大於虞舜。其號泣若是。用心有獨苦者。非

爾常情之所能知也。吾推公明高之意蓋以舜之心孝子之心也。孝子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一當其變自有不容已之至情。若恝然無愁薄亦甚矣。孝子之心豈若是乎。舜之心果何如。其心以爲我竭力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事而已矣。孝聚百順其他虧缺甚多。今父母之不愛我。不知我之所以得罪者果何在哉。求之而不得其故。此所以呼旻天呼父母而哀泣也。我所謂怨慕者。怨己之不得

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按孟子所言怨

慕。即書經所言負罪引慝夔夔齋慄也。終能

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至誠能動。豈不

信乎。君之事天。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母。其

貴乎誠一也。亦在能盡之而已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

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

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

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此三節書。見大舜孝親無已之心也。孟子曰。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日為然。當四岳

咸薦之後。帝堯將歷試諸艱。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二女事之。以觀其治內。凡百官有司。牛羊倉廩。莫不具備。以事舜於田野畎畝之中。奉養侈矣。且天下之士。嚮慕德化。多傾心就之者。人心附矣。帝堯見舜果有聖德。將欲盡天下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位焉。崇高富貴極矣。舜雖得此。然自以不能喻親於道。使之順而無違。戚戚皇皇。有如窮困之人。無所依歸者。何其憂之深也。夫天下之士悅

而就之。人情所同欲也。而不足以解舜之憂。美好之色。人情所同欲也。舜以帝堯二女爲妻。而不足以解憂。貨財之富。人情所同欲也。舜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解憂。爵位之貴。人情所同欲也。舜居天子之位。而不足以解憂。天下之人悅之。美色事之。至富至貴加之。皆無足以解其憂者。必何如而後可以解其憂乎。惟順於父母。喻之於道。而得其懽心。親於我無所憾。我於親無所違。而後其憂始可以

解矣。今夫常人之情。當其少也。則率其知能之良。所慕者惟父母而已。及知好色。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少年美艾之女。及有妻子。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妻子。及仕而事君。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君。或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則躁急心熱於中。豈復有餘心及於父母哉。常人之心。因物有遷如此。惟大孝之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終身之所愛慕者惟在父母。外物不得而移之。彼年至五十。而猶慕

親不忘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五十。則少艾妻子事君。俱已經歷。此心猶然不變。則終身可知矣。舜其大孝也哉。安有大孝而怨其親者乎。按自古帝王之孝。無過乎舜。後世所當師法。況舜値人倫之變。其所爲有極難者。後之安常處順。而不能盡事父母之道者。觀於此亦可惕然自儆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

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凡人娶妻。其道當如之何。必告於父母而後敢娶焉。斯得其道矣。信如此詩之言。能得其道者。宜莫如舜。今舜不告於父母而娶帝堯之二

女。何其所爲與詩相背也。孟子曉之曰。告而後娶者。禮之常也。舜父頑母嚚。告則必爲父母所阻而不得娶。夫男女居室。上承祭祀。下綿嗣續。乃人之大倫。不可廢也。如告於父母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而至於無後。且徒取懟怨於父母而已。與其告而廢倫以取懟。寧通之以權。不告而娶。庶父母可無懟。而大倫可全矣。此舜之所以不告而娶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固爲達權通變之道。則吾既

得聞夫子之教命矣。乃帝堯以女妻舜。亦當使其父母知之。而亦不使舜告焉。何也。孟子曰。帝亦知舜之父母不可告。若告焉則彼不欲其娶。必有違言。舜則不忍逆親。而已亦不得妻舜也。故可妻則妻。不問其告不告。知不知。此又帝堯善處人骨肉之變者也。按天下事有常有變。而道亦有經有權。漢儒釋權曰。反經合道。若舜者孔子所謂可與權。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與。雖然。子之必聽乎父。臣之

必聽乎君古今共由之常道非萬不得已愼
毋輕言權可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
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
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
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
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

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此二節書見聖人善處兄弟之變也萬章又問曰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嘗聞舜之父

母。聽象之謀。使舜完治倉廩。及舜既上廩。遂捐去其階梯。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浚治井水。舜入井中。從匿空亡出。瞽瞍與象從而下土以揜之。象不知舜已出。乃自誇其功曰。設謀以蓋都君於井而殺之者。皆我之功。今都君已死。其所遺之物。我將與父母分之。牛羊則歸之父母。倉廩則歸之父母。若干盾戈戟。則歸之朕。五弦之琴。琱弓之張。亦歸之朕。二嫂則使

治朕所棲之牀。於是象往入舜所居之宮欲
分取所有。見舜已歸而在牀彈琴。象遂飾辭
以自文曰。吾鬱陶於心而不能伸者。正爲思
君之甚。故來見耳。象雖僞爲其言。而終不免
有忸怩之慙色。乃舜見象來而喜之曰。惟茲
百官臣庶。帝所使事我者。汝其代我治之。吾
不識舜之爲是言也。果不知象之將殺己而
喜之與。孟子曰。象屢欲殺舜。其迹甚明。舜奚
而不知也。但兄弟之情。出於天性。而聖人之

愛弟又異於常情。平日見象之憂也。則亦感之而俱憂。平日見象之喜也。則亦感之而俱喜。彼其臣庶予治之言。亦因其鬱陶思君之言而喜之耳。何暇計其殺己之謀哉。萬章又問曰。舜知象之將殺己而猶喜也。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舜非僞喜也。彼亦信以理耳。昔者有饋送生魚於鄭大夫子產者。子產使主池沼小吏之校人。畜養之於池。校人私烹其魚而食之。乃飾爲反命之辭曰。方魚之始

舍於池中也但見其圉圉焉有圉而未舒之狀及少頃之間則洋洋焉稍覺縱適終則攸然而逝自得而遠去矣子產喜而歎曰魚以得水爲天自圉圉而洋洋矣攸然而遠逝眞自得其所哉自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言曰人皆謂子產智以今觀之孰謂子產智哉夫魚予既烹而食之矣乃信予言而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不善料事安得爲智乎由子產之事觀之可見君子雖有先見之明而亦可欺

以理之所有雖無逆詐之心而終難罔以理之所無彼象曰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正欺以其方猶校人之欺子產也故舜但見其愛不見其欺實心信而喜之奚僞之有如以舜爲僞喜則將謂子產爲僞信校人耶按聖人之道誠信而已矣舜之處父母兄弟與其爲天子而治天下無往而不以誠行之若夫僞則無所施而可而況父子兄弟之間乎以誠感者亦以誠應以僞感者亦以僞應周

易中孚之彖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豚魚可感而況於人乎學舜者亦愼所以感人者而可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見舜待弟盡親愛之仁也。萬章問曰。象之於舜。焚廩未遂。浚井繼之。日日以殺

舜爲事。此誠舜之譬也。及舜既立爲天子。而操生殺之權。卽誅之亦不爲過。而僅放之。何也。孟子曰。舜實以爵土封象。而或者誤以爲放焉。放且不爲。況誅之乎。萬章又問曰。舜之爲君也。以共工靜言庸違。則流於北裔幽州之地。以驩兜同惡相濟。則放於南裔崇山之地。負固不服者。三苗也。則殺於西裔三危。治水無功者。鯀也。則殛於東裔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所誅者皆不仁

之人也。象至不仁。其罪豈在共工諸人之下。迺不以誅四凶者誅之。而反封之有庳。有庳之人何罪。而遭象不仁之人。爲之君長也。仁人之用心。固如是其輕重不均。在他人則誅之以安民。在弟則封之以貽害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弟。與處他人不同。本非有怒。何怒之可藏匿焉。本非有怨。何怨之可畱宿焉。但知篤同氣之親。隆一體之愛而已矣。親之則不忍己貴弟賤。而勢分懸隔。必欲其貴也。愛之。

則不忍己富弟貧而置之窮困。必欲其富也。今封象於有庳。正欲富貴之以致親愛之情也。苟舜身爲天子而富且貴。弟爲匹夫而貧且賤。情隔於位之疏。恩衰於祿之薄。可謂親愛之乎。不能親愛。可謂仁人乎。此舜之封象正爲仁人也。萬章又問曰。封與放本異也。舜既封象。敢問或曰放者。果何謂也。孟子曰。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有所施爲於其國。天子使吏代治其國。但納其所收之貢稅於

象。其迹有似於放。故或者誤謂之放也。象既不得有爲於其國。亦豈得暴有庳之民哉。然而舜之心。又不止爲愛民也。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見象。不令疎濶。故使吏代治者。使象無治事之煩。得以源源而來見也。古書之辭有云。舜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是舜之封象。固所以爲仁。而使吏代治。又孰非所以成其仁哉。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既

不以法傷恩。亦不以恩害法。後世待藩封者取法於此。周五霸漢七國之禍。庶幾免夫。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此一章書辯舜無臣父臣堯之事也。咸丘蒙
問曰。古語有云。凡天下之常禮。止可以論天
下之常人。若夫聖德非常之士。雖至尊如君
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爲臣。至親如父。苟無
其德。不得而以之爲子。舜惟有聖人之德。一
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雖爲其君。不得
不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雖爲其父。亦不

得不北面而朝之爾時舜雖安於堯而不能不動心於父望見瞽瞍其容蹙然不能自安。孔子有感於此事因歎息曰於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皆亂天下將危殆哉岌岌乎其勢已不可支矣所聞古語者如此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舜之處君臣父子無是事也此非君子據實可信之言乃齊東野人鄙妄無稽之語也何以辨之蓋當堯在之時舜未嘗爲天子也特以堯老不治事舜代攝天

子之事耳。天子之位。固在堯也。何由北面而朝之乎。且吾言有所證也。堯典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於是放大功勳之堯。乃魂升魄降而崩。國中百姓。慟堯之歿。如自喪其考妣。三年之間。四海斷絕音樂。靜密如一。更不聞有金石絲竹等之八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據堯典所言。舜之即位。在堯崩之後。不在其攝政之時明矣。何從南面而受堯之朝乎。孔子亦嘗有云。運於天者。無有二日。統乎民者。無有

二王。若堯未崩時。舜旣爲天子矣。及堯崩時。舜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一天子。堯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豈民無二王之理乎。然則臣堯之說。可不辯而自見其誣矣。按堯典之文。尚有二說。一曰百姓者。畿內之民也。四海者。畿外之民也。此以遠邇而論者也。一曰百姓者。百官也。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其以百官爲百姓者。古者民無姓。其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

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是也。百官如喪考妣三年而四海之民遏密八音。此以貴賤而辨者也。二說後說爲是。唐臣張說嘗爲其君言之矣。以其關於禮也故併及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此一節書。孟子辯舜無臣父之事。而兼示人讀詩之法也。咸丘蒙又問曰。舜無臣堯之事。則吾既得聞教矣。乃其不臣瞽瞍。則尚有可疑者。小雅北山之詩有云。普天之下。其地雖廣。無尺地而非王土。率土之濱。其人雖衆。無一民而非王臣。由此詩推之。舜既受堯之禪

而爲天子矣。則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曰。詩人之旨各有所寓。是詩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行役於外。爲王事所迫。而不得歸養其親。因不平而作是詩。其意若曰。今此之事。莫非王事。凡居王土而爲王臣者。皆當同服其勞。何爲彼皆安坐。獨我爲賢而可用。更不可以休息乎。此詩人之本意也。凡詩之所貴者意而已。不在文辭之間也。是以善說

詩者不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不可泥一句之辭而害設辭之志惟當以我之意探取詩人之志是爲得說詩之法者矣若但拘泥其辭而不求其志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遺饑饉所餘黎民無有孑然獨存者信如此詩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也惟以意逆之則知詩人之志在於憂旱之甚若天絕其生耳非眞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眞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辭

而害其志。則亦不善說詩者矣。按學貴於博。辨貴於明。雖芻蕘可採。而杜撰無稽者勿聽。雖經學可尊。而注疏謬誤者亦多。聖經賢傳。昭如日星。而學者每各守一說。能必其盡合於聖賢之意。而不至如咸丘蒙之說詩乎。博蒐諸家。歸於一是。廣儒生之聞見。訂經傳之指歸。其亦右文之世。所當急講者與。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此二節書見舜之大孝能尊親而格親也孟子又曉咸丘蒙曰子以舜爲天子則當臣其父吾以舜爲天子正所以孝其親耳蓋爲人子者苟能善事其親皆可謂孝子而非孝子之至孝子之至莫大乎能尊崇其親爲人子者苟有一命之榮鍾釜之祿皆可謂之尊親

而非尊親之至尊親之至莫大乎能以天下爲養瞽瞍爲天子之父是尊之至而無以加也以天下爲養是養之至而無以加也養之至乃爲尊之至尊之至乃爲孝之至大雅下武之詩曰武王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其孝思可以爲事親之法則卽此尊之至養之至爲法於天下之謂也豈有尊養可法者乃至於以父爲臣乎然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經大禹謨有曰舜平時致敬爲子之

職事。及見於瞽瞍之時。又夔夔然敬謹恐懼之至。瞽瞍雖頑。亦爲其所化。允信而若順之。即此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豈有臣父之說乎。由孟子論父不得而子之說推而言之。如伊尹之格太甲。周公之感成王。是亦可謂君不得而臣也。夫父不得而子。而後始有底豫之慈父。君不得而臣。而後始有守成之賢君。始若相反。卒乃相成。凡爲君臣

父子者可不深長思與。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此一章書見堯之禪舜出於天與也萬章問曰事莫大於禪授人皆言古有帝堯嘗舉其所有之天下一旦授之於舜不知果有此事否乎孟子曰斯言殆不然也蓋天下者天下

之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堯雖爲天子。安能以天下與人。若曰堯能與之。則天下亦一人之私物。可以有之自我。與之自我。豈理也哉。

萬章問曰。堯旣不能以天下與舜。然則舜之有天下也。果孰與之。孟子曰。帝王之興。皆由天命。舜有天下。天實與之。而堯特順天以從事耳。萬章問曰。所謂天與之者。天果諄諄然教命之乎。不然。何所據以爲天與也。孟子曰。天之體於穆無言。其與舜也。固非諄諄然教

命之也。蓋身之所行曰行。措諸事爲曰事。天之與舜。但就舜之行與事默示其與之之意而已矣。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乎。萬章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示之之迹。敢問天果何如示之耶。孟子曰。凡事在人者可以力爲。而在天者不可取。必人有才德可托以天下者。天子能舉而薦之於天。然天意之從違尚未可知。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許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必

於天子使與之諸侯蓋天子者諸侯之天也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許其可任一家之事而
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諸侯者大
夫之天也諸侯大夫且然而况天子之重乎
昔者堯薦舜於天以稽天意之從違乃舜之
行事當乎天心而天受之嘗顯舜之德於民
以觀人心之向背乃舜之行事協乎民心而
民受之即此天人交與而天示之意即在是
吾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萬章

曰。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顯舜於民而民受
之。其薦之顯之受之。必有其實。敢問如何。孟
子曰。昔堯嘗命舜使主天地山川之祭。其精
誠之所感。乎幽無不格。百神皆歆其祀而享
之。此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也。又嘗命舜使主
治教刑政之事。其德意之所注。措事無不治。
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此暴之於民而民受
之也。天受之者。天與之也。固天也。人受之者。
人與之也。亦天也。信乎舜之有天下爲天與

也堯何預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按天與之說非獨孟子言之也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命曰天命自古記之矣天既與之則人不能攘之彼圖度非分者秖自速天誅耳然天能與之則亦能奪之慄慄危懼聿脩厥德以永保天命為人君者可不勉與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此二節書見舜之天下出於天與而天意不越民情也。孟子又告萬章曰。天之與舜。不特見諸行與事之間。揆之氣數。卜之人情。皆有可驗者。舜之相堯。二十有八載。歷年多而施澤久。此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也。則其爲相

之時。天意已屬之矣。至於堯崩之後。三年之喪已畢。舜以有堯之子丹朱在焉。於是避而遠去居於南河之南。欲天下思堯德而歸其子也。然舜能避堯之子。而不能避天下之人心。天下諸侯朝覲者。久被其賓接之禮。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其不決之獄而求直者。久念其欽恤之仁。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歌頌功德者。久感其好生之德。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方避之。民顧就之。此豈人力能為也

哉吾故曰實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乃致此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也夫然後自南河之南往中國而踐天子位焉此雖以答天下之心實所以承上天之意耳向使舜不爲南河之避而遽居處乎堯之宮逼脅乎堯之子則是以臣而篡君之位也安所稱天與哉即舜爲民心之所歸便知爲天心之所與此非無徵之言也書經泰誓篇有曰天無視也而從民之視民視即是天視天無聽也而

從民之聽。民聽即是天聽。書之所言。此即吾民歸舜即天與舜之說也。然則舜之有天下。不但堯不能容心於與。而舜亦未常有心於得。徒泥其禪授之迹者。亦未明乎天道矣。援孟子此章以天下歸之天。以天與歸之民。何其言之斷也。不獨禪讓之天下為然。雖家天下之天下亦然。不獨開創之天下為然。雖繼世之天下亦然。彼不求天於民視民聽而求之於荒唐怪妄。如宋世所謂天書者。其亦不

學之過與。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

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此一章書。見帝王傳賢傳子。皆本天意而無私也。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爲公。不傳於子而傳於賢。及至於禹。其

德遂衰。於是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敢問禹果有此私心乎。孟子曰。人以德衰議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蓋與賢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所與者在賢。則與賢。不能強而與子也。天所與者在子。則與子。不能強而與賢也。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以爲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商均在焉。乃遠避於陽城之地。其心止欲讓位於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凡朝覲訟獄謳歌

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無以異也。人心如此。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舉天下而授之乎。若禹益之時。則視此不同矣。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爲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喪既畢。益因禹有子啓在。亦遠避啓於箕山之陰以讓位焉。但見天下之臣民。朝覲訟獄者。不往歸益而來歸啓。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不歸吾君之子而誰歸乎。謳歌者。亦不謳歌益而謳歌啓。皆

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誰戴乎人心如此天意在啓可知禹安得不舉天下而傳之也舜禹益皆有聖人之德而當時民心或歸或不歸其故維何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於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於舜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歷年既多施恩澤於民最久以相之賢又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若啓之賢能以兢兢業業之心

嗣守禹之典則。而益之相禹。僅僅七年。其德澤施於民者。未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夫舜禹益均之爲相。而歷年多。歷年少。其久近相去如此。丹朱商均與啓。均之爲子。而或賢或不肖又如此。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預哉。蓋天下事。凡人力莫之作爲而自然爲者。是之謂天。主宰於冲漠之中。不可得而測也。凡人力莫之召致而自然至者。是之謂命。禀受

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也。然則堯舜禹皆奉天命以從事耳。豈其德之有盛衰哉。按傳賢傳子。雖曰皆出於天。其實天意常在於賢。傳子亦傳賢也。後世爲天子之子者能自力於賢。爲天子者能豫敎其子以賢。實萬世無疆之休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

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此五節書歷舉羣聖之不有天下。皆以推明禹益之事也。孟子告萬章曰。益之不有天下。固由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不獨一

益也。凡匹夫而有天下者。必有同乎舜禹之德。而又有堯舜之天子薦之於天。而後可以得之。故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堯舜之薦。亦終老於布衣而不有天下也。若夫有德有薦。而亦不有天下者。則以繼世之君爲賢君耳。蓋繼世以有天下者。非德不如聖人。天遂廢之也。天之所廢者。必大惡如桀紂也。苟不至桀紂而足以嗣守先業。則天亦未嘗遽廢之。故益與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

遇嗣君之賢終不能有天下也。以伊尹言之。伊尹以聖人之德。輔相成湯致王於天下。其功業可謂盛矣。迨成湯既崩。太子太丁未立先殁。商時之法。兄終弟及。乃立其弟外丙。二年而殁。又立其弟仲壬。四年而殁。於是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壞亂湯之成法。似不肖矣。伊尹因放之於湯墓桐宮三年。欲其顧乃祖而興思也。太甲果能悔其所爲之過。自怨而懲創已往。自艾而脩治方來。朝夕於桐

改不仁以處於仁。改不義以遷於義。三年之內。惟聽伊尹之教訓乎己也。伊尹見太甲之賢。於是以袞冕迎之。復歸於亳都以纘湯緒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若周公之終於冢宰。而不有周之天下者。以公遇成王繼世之賢。猶益之於夏。以啓賢之足以嗣禹也。猶伊尹之於殷。以太甲賢足以繼殷也。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吾嘗聞孔子曰。唐虞禪位。而以天下傳之賢。三代繼統。而以天下傳之

子。迹雖不同然禪者以天命在賢宜禪而禪。繼者以天命在子宜繼而繼。其合於義則一而已。聖人何容私於其間哉。觀孔子之言則禹之與子孰謂其德衰哉。嘗又論之繼世之君雖曰中材亦可保守天命天意不肎輕於奪之然未可恃也。如太甲者不已岌岌乎。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伊尹於太甲歸亳之後猶申誥焉。後之繼世者尚三復於斯。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此一章書。是辯伊尹無辱己之行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欲行道致君。而無由。乃身爲

庖人。因論割烹之事而喻及王道。使湯知而用之。果有此事乎。孟子曰。人言不足信。伊尹所爲。不若是也。方伊尹未遇之時。嘗耕於有莘之野。而欣慕愛樂者。則在堯舜之道焉。道之至辨者爲義。非其義也。則非其道也。雖祿之以天下之大。亦弗顧也。繫馬千駟之多。亦弗視也。不特此也。非其義也。則非其道也。雖一介之微。不以與人也。一介之微。不以取諸人也。何者。其所樂有在也。湯聞伊尹之道。使

人以幣帛徵聘之伊尹知有堯舜而不知有湯也乃囂囂然自得而言曰我何用湯之聘幣爲哉一受其聘則當憂其憂而事其事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浩然自得之爲安哉此非觀湯意之誠否也內既自樂於己外自無求於人視湯之聘幣誠爲外物耳夫湯以幣聘伊尹伊尹猶不肎輕出如此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按伊尹之在有莘諸葛亮之在隆中惟其處而無求所以出

而能任。然非其君求之之勤。則亦終老田間矣。是以爲人臣者。不可不以伊葛自待。而爲人君者。亦不可不以成湯昭烈爲法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

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此三節書是言伊尹應湯之聘欲行堯舜之道於天下也孟子曰湯三次使人以幣聘伊尹其求賢之意甚誠有以動伊尹行道之心於是翻然改曰吾人出處關乎世運我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祗獨善其身而已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欽明濬哲

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澤民使是民時雍風動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上下君民之間卽吾身今日親見堯舜之道得行哉吾之所以不敢辭其責者葢以天之生此民也知覺雖然同具而先後固有難齊天欲使先知此事者覺悟後知之人使先覺此理者覺悟後覺之人予於天所生民之中幸爲先覺者也其可負天意哉予將以斯道之固有覺斯民之未覺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益

溺誰爲予受其責哉此今日之不容以不出也伊尹之言如此即其言以推其心伊尹眞見萬物同體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即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情不能安其義不容諉以一人之身任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無道之夏而救無罪之民此其自待何如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先儒謂此即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非如此則在我之分量不完伊

尹未仕湯。一匹夫耳。猶不肎以此自寬。況作君作師。實有代天理物之責者乎。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此三節書。是明伊尹決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孟子曰。伊尹之伐夏救民。無非欲正天下。吾未聞枉在己而能正他人者。況於卑汚苟賤

爲辱己之事。更甚於枉己矣。而能正天下乎。大凡古來聖人之行不同。未仕之先。或遠而隱遁。或近而仕君。既仕之後。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遠者非忘世。而近者非慕祿。去者非沽名。而不去者非固寵。因其時而裁以義要歸於潔其身而已矣。身之不潔。何以謂之聖人。而謂伊尹有要湯之事乎。必如人言謂之爲要。吾但聞其耕莘時。唯樂堯舜之道。因而致湯之幣聘。是以堯舜之道要湯者。若割

烹誠未聞也。伊訓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宮。由我相湯。始其事於亳都也。觀伊尹之言。益可証其代夏救民。自任天下之重之實。

曾謂辱己要君者而能爲此乎。流俗之誣不辯而自明矣。蓋出處人生之大閑。始進不以正。後未有能正者。自古及今莫不皆然明主觀人。須於此嚴辨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
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
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此一章書是明孔子秉持禮義。即所主亦必

不苟以見人言之誣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在衞。主衞君近狎之人爲癰疽者。在齊。主齊君近狎之侍人名瘠環者。果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此言。欲誣聖人以便己私也。嘗聞孔子於衞。主於賢大夫顏讎由之家。彼時衞君近狎。莫如彌子瑕。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舍顏讎由而主我。則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衞卿之得。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爲

也。何必主之。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

遜順而以禮。不易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

決而以義。不難退也。蓋禮義盡其在我。至於

爵位之得與不得。則道之將行。道之將廢。曰

有命耳。孔子之爲孔子如此。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則義之當退而不退。是無義矣。命之

不得而思得。是無命矣。於平日之言行安在

耶。且孔子不但無事之時。不苟所主也。嘗不

悅於魯與衛而去之宋。遭宋司馬桓魋將要

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當是時也。孔子正當
阨難。猶不苟所主。去宋適陳。主司城貞子之
家。蓋司城貞子乃宋之賢大夫。此時適爲陳
侯周之臣者也。故孔子主之。總之邪正不同。
人各從類。吾聞觀近臣之爲人何如。但於其
爲遠人之主觀之。或爲君子主。或爲小人主。
而近臣可知矣。觀遠臣之爲人何如。但於其
所主之人觀之。或主於君子。或主於小人。而
遠臣可知矣。彼孔子何等人也。所主必其類。

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好事者
何容誣哉、宋臣張栻。言此雖辯孔子不苟主、
而泛言觀人之法。實萬世爲人君者所不可
不知。從來小人之進。君子之退。無不因左右
近侍。播弄於其間。人君欲察外廷之賢否。而
寄耳目於此輩。則威福未有不爲所盜竊者。
非深鑒其弊。烏能當此不惑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
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此一章書是明百里奚必無辱身干主之事。以見人言之誣也。萬章問曰。或有人言百里奚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信有之乎。孟子曰。否。不然。乃好事者爲之以借口也。嘗聞之。百里奚本虞國人也。仕於虞時。晉人以垂棘所出之美玉。與屈地所產之良馬。求假道於虞以伐虢。虞臣宮之奇諫。虞公不聽。百里奚因而不諫。非不能諫也。蓋知虞公之爲人。不可以

諫。而因去之秦也。當其時。奚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爲汙辱之行。尚可謂之智乎。吾嘗反覆推之。奚非不智者也。天下唯智者能不失言於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是當默而默。可謂不智乎。天下唯智者能知廢。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是見幾而作。不可謂不智也。天下又唯智者能知興。奚之至秦。時有舉於秦者。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輔相之。是擇君而事。可

謂不智乎。且奚之相秦取威定霸顯其君於天下。而芳聲令聞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君事。即鄉黨之間稍稍自愛者不爲。而謂賢如奚者肯爲此事乎。人言之誣。斷可識矣。大抵戰國時。人人急於功利。遂謂古聖賢亦如此。故孟子力辨之。不獨伊尹孔子大聖。斷無此事。即百里奚霸國之佐。亦決不然。後世士大夫寡廉鮮耻。凡可以得富貴者靡所不爲。而患得患失之禍。遂

延於世運。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從來未有人心不端。風俗不正。而可以致治者。其係豈一人一事已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一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二

孟子　下之四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歷敘羣聖之行事。而極尊孔子。以隱寓其願學之意也。曰學不宗至聖。則其統不一。然不取羣聖折衷之。則其道亦不著。嘗考伯夷。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視聽如此其不苟也。非可事之君不事。非可使之民不使。事使如此其甚嚴也。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進退如此

其有擇也。不特是也。卽橫暴之政之所出。橫暴之民之所止。亦不忍居也。不但橫暴不居。其心卽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之貴。坐於塗炭之汙。而唯恐其浼己也。當殷紂濁亂之時。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故後世聞伯夷之風者。雖頑而無知之夫。亦化而爲廉。雖懦而無守之夫。亦化而有特立之志。是伯夷之行事如此。又嘗稽之伊尹矣。伊尹嘗曰。君皆可事。何所事而非君。民皆可使。何

所使而非民。其言如此。故其爲行也。治亦進
而仕。亂亦進而仕。以求盡其事君使民之責
焉。而因以自任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
知其事者。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
覺之人。予今幸爲天所生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先知先覺之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
而不敢負天之託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
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
卽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其以一人之身。而

自任天下之重也。是伊尹之行事又如此。又嘗稽諸柳下惠矣。不以汙君爲羞而不事。不以小官爲卑而遂辭。其進而事汙君爲小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能。而必行己之直道。至於爲人所遺佚。而無怨恨之意。卽由是以阨窮其身。而亦無憂憫之情。不特是也。卽與鄉里之人並處。而其中亦油然自得。與之偕而不忍去也。嘗自言曰。爾自爲爾。我自爲我。雖袒裼裸裎。失禮於我側。亦爾之無禮耳。焉能

有浼於我守禮之身哉。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風者。雖狹陋之夫。亦化而爲寛大之量。刻薄之夫。亦化而爲敦厚之行。是柳下惠之行事如此。若夫孔子之行。則獨有異焉者。當其於齊也。因晏嬰之沮而去焉。則接淅而行。不容頃刻而留也。及其於魯也。因女樂之受而去焉。然猶有待於膰肉之至。曰遲遲吾行也。夫其所以遲遲者。爲去父母宗國之道而不忍恝然於此也。即此觀之其或速也非失之急

迫。可以速而速。或久也。非失之濡滯。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爲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位爲榮。可以仕而仕。蓋其神妙莫測。與元化同流。而絕無意必固我之私。是孔子之行事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三節書是言孔子時中之聖能兼三聖之事也。孟子歷叙羣聖之後又從而斷之曰夷尹惠與孔子其行事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我觀之其聖亦有不同者。伯夷以節高天下。就其皭然粹白無少點汚殆聖之清者也。伊尹以身肩天下就其毅然擔當無少退諉殆

聖之任者也。柳下惠以量容天下。就其油然
樂易無少岸異。殆聖之和者也。至吾孔子則
仕止久速。不倚一偏。變化推移。無所不可。清
而未嘗不任。任而未嘗不和。如一元之運。流
行不息。蓋聖之時者也。豈三子之所能及哉。
夫孔子兼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譬之
於樂其猶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者乎。
蓋樂有八音。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終始而
爲小成。若夫集大成也者。當衆音未作。則擊

鎛鐘以宣其聲。及衆音既闋。則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而玉振之也。蓋金玉二者。衆音之綱紀。金不聲。則衆音無由始。自鎛鐘一舉。則衆音隨之俱起。是金聲也。者所以開衆樂之端。而始乎條理也。玉不振。則衆音無由終。自特磬一擊。則衆音由是俱止。是玉振也。者所以收衆音之節。而終乎條理也。始終之間。脉絡貫通。此樂之所謂集大成也。然則樂之始條理者。其即孔子於羣聖之理。無不融會。而

爲智之事乎。蓋時中之智其昭晰無所不開。固有然也。樂之終條理者其即孔子於羣聖之理無不全體而爲聖之事乎。蓋時中之聖其凝成無所不收。固有然也。其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如此。此孔子所爲獨異於三子也。夫聖智兼備。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而智以成始。又以要終。則聖又由於智。不觀之射乎。智之事可以合時。譬則射之巧。可以中的也。聖之事可以詣極。譬則射之力。可以達到也。

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盡有定見乃有定力猶自此至彼以射於百步之外也其引弓發矢以至於侯者是爾之力也其直貫於的而不失諸正鵠者非爾之力也巧也蓋巧以運力而後爲善射智以成聖而後爲全德若孔子之巧力俱全聖智兼備信乎兼三聖之所不能兼而吾之所願學者在是也可見聖人之行有偏全皆因知有偏全而致知之要在於窮理格物苟本原一毫未徹爲仁即不免

偏於仁。爲義即不免偏於義。有志聖人者。豈可以生質之美。而不極學問之功哉。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此一章書是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畧也。衞人北宮錡者。有感於戰國時之爵祿皆非其舊。因而問曰。朝廷設官分職統理內外。莫大於爵祿。而爵祿之制。莫備於成周。周室之初其班爵祿之制。如之何。孟子曰。周家爵祿之班。其初制甚詳。今皆不可得而聞也。蓋因後世諸侯兼幷僭竊。惡其所班之爵妨害己之越

分于名。惡其所班之祿。妨害己之侵占土地。而皆去其載周制者之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然而規模之建立。體統之昭垂。猶有幸存而未泯者。軻也嘗聞其畧也。先以班爵言之。天下之大統於一。其父天母地而爲天之子者。天子也。天子之貴。自爲一位。尊無二上矣。然天下非一人可獨理。於是衆建萬國。或爲同姓之親。或爲異姓之賢。與之共治焉。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與男同一位。自天子以

下凡此五等爵之通於天下其截然而不可紊如此一國之中統於尊其出命正衆爲國人之擁戴者君也天子君於畿內諸侯君於列國各自爲一位矣然一國亦非一人可獨理於是分命庶官或爲賢者而在位或爲能者而在職與之共治焉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自君以下凡此六等爵之施於國中其凜然而不可奸如此更以班祿言之祿出於地祿有厚薄則地有

多寡。天子制地於畿內方千里。蓋其爵爲最尊。故其地爲最廣也。若夫公侯卑於天子。故制地皆方百里。伯又卑於公侯。故制地方七十里。子男又卑於伯。故制地方五十里。是祿之所班。凡有四等。四者之外。又有受地不足於五十里者。則祿予之入有限。而朝覲會同之費不給。勢不能自達於天子。於是因大國之諸侯。而以姓名通於天子。謂之附庸。此班祿之制之通於天下者也。更以班祿之施於

王國者言之。其爲天子之卿。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侯國之百里。大夫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伯國之七十里。元士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子男國之五十里。以王官之祿。比藩封之君。蓋以重內臣而尊天室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此四節書言列國班祿之差等也孟子曰以班祿之施於侯國者言之公侯之國則爲大

國。其地方百里。而其卿大夫士之祿皆準諸其君以漸及。君十倍於卿祿。卿祿四倍於大夫。大夫倍於上士。上士倍於中士。中士倍於下士。而下士與庶人之爲府史胥徒在官供事者同焉。顧其祿之受於官者惟取其足以代耕而已。蓋祿須於上。或加數倍之入而不嫌其豐。祿給於下。或準一夫之田而不病其嗇。尊卑有序。厚薄適宜如此。其於次國亦然。伯爲次國。其地方七十里。而其卿大夫士之

祿亦準諸其君以漸及。君十倍於卿祿。卿祿則三倍於大夫。大夫倍於上士。上士倍於中士。中士倍於下士。而下士之祿則又與庶人之爲府史胥徒在官供事者同焉。顧其祿之受於官者。亦惟取其足以代耕而已。其於小國亦然。子男爲小國。其地方五十里。而其君與卿大夫士之祿。或隆或殺。亦各有一定之制。如君之祿。固十倍於卿。而卿之祿猶得二倍於大夫。至於大夫。則惟倍上士。上士則惟

倍中士。中士則惟倍下士。下士則與庶人在
官服役者。同其所受之祿焉。要之受祿於官。
亦取其足以代耕而已。合而言之。由卿而上。
三等之國異。蓋祿寖厚而不殺。則地必不足
以供。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祿寖薄而復
殺。則臣不能以自給。此周制所爲善也。然庶
人代耕之義。豈盡同於下士而無其等哉。觀
耕者所得之田。每夫各受百畝。百畝之田。各
宜加糞。糞多而力勤者。上農夫也。計其所獲。

可食九人降而上次其所獲可食八人降而中農其所獲可食七人降而中次其所獲可食六人又降而爲下農其所獲可食五人蓋力漸以惰所獲漸以輕所食亦漸以寡若夫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力有勞逸故其受祿多寡大約以農夫所獲之多寡爲差等焉所謂祿足以代其耕者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內外殊其制班祿有多寡而上下異其規周制之初如此奈何諸侯惡其害己之兼并僭

竊而去其籍哉。幸而孟子猶能述其大畧。所以後世得考王制之規模者。賴有此篇之存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

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此一章書是因論友道而見貴貴尊賢有交相爲重之理也萬章問曰朋友五倫之一人未有不藉友以相成者敢問其道爲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在忘勢分畧形迹去驕人矜己之念而已如己雖長不敢挾其長以加於少者而與之友己雖貴不敢挾其貴以加於賤者而與之友己雖有兄弟之貴盛不敢挾其有兄弟以加於寡弱者而與之友葢友也

者。所以友其德。以爲我進脩之助也。一有所挾。則其心必不虛。而其意必不誠。有德者不爲我友。何以成我之德。故斷斷乎不可以有挾也。然三者之中。惟不挾貴最難。而求諸古人。則有可歷舉者。昔魯有世卿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牧仲。其餘三人之姓名。則予忘之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友者爲何。豈以此五人者。皆自高其德。而視獻子之家。無一毫歆羨之心者也。是

以獻子與之爲友若此五人者或有獻子之
家而不能忘其有位之勢則獻子必輕之不
與之爲友矣況肎自挾以友人乎是獻子之
不挾貴如此進而觀之非惟百乘之家爲然
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邑惠公嘗曰吾於
子思之大賢德可以儀型者則以師禮事之
矣吾於顏般之次賢德可以切磋者則以友
道交之矣若夫王順長息則事我之人也吾
敢以事我者而置之師友之列哉觀惠公之

言其不挾貴又如此。更進而觀之。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德而造其廬。當入門之時。不遽入也。必唐云入。公則入。當坐之時。不遽坐也。必唐云坐。公則坐。當食之時。不遽食也。必唐云食。公則食。其所食者。雖疏食菜羹之薄。未嘗不飽。蓋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也。然惜乎終於此而已矣。至於天位之所以官賢者。公弗與之共也。天職之所以任賢者。公弗

與之治也天祿之所以養賢者公弗與之食
也三者皆王公所有不能推以與之而但唯
諾承順此爲士無爵士者之尊賢也非王公
操爵賞者之尊賢也則亦止可謂之不挾貴
而已更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於舜昔者舜
自側陋上見帝堯堯妻之以二女以舜爲甥
而館之於貳室亦嘗就舜之館而饗舜之食
其館甥也舜爲賓堯爲主其饗舜也堯爲賓
舜爲主脫君臣之分更爲賓主之交是以天

子之貴友匹夫之微者也此其不挾爲何如是則友道之極也然所以如此者豈徒以貴下賤過自貶損而不顧義之可否哉天下有一定之名位即有獨隆之道德用下而敬上謂其名位之一定貴在彼而吾貴之是貴貴也用上而敬下謂其道德之獨隆賢在彼而吾尊之是尊賢也二者事雖不同而理各有當貴貴以尊君下敬上而非諂尊賢以尚德上敬下而非詘位非獨重德非獨輕皆義當

如是而已。夫既同出於義。而可挾貴以待天下之士哉。按此章因論朋友。而遂及君臣。取友之益。止乎一身。用人之功。及於天下。則君臣爲尤重。孟子見戰國之君。繆爲恭敬。而不肎行其道。故言用賢之道。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僅禮貌之末而已。其實人君若待之非禮。則賢者先自引避。雖欲用之而無由。聖帝明王。未有不虛心折節。樂道忘勢。而可以得賢致治者。故曰。師臣者王。賓臣者霸。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郤之郤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郤也。曰。請無以辭郤之。以心郤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

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此一章書。是論交際有可受之義。折衷之聖人而論定也。萬章問曰。吾人處世。酬酢萬事。皆本於心。敢問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者。此何心也。孟子曰。有所敬於內。而後有所將於外。交際之舉。彼此相敬。主於恭而已。萬章曰。交際固爲恭矣。然辭受亦所以明禮。乃或有卻之而不受者。人遂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凡處人之餽。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

於我乃必竊計其從來曰彼其所取之物以餽我者果義乎抑不義乎必合於義而後受否則弗受是未免有刻薄之意鄙其物而輕其人非所以待尊者之道也以是即爲不恭故直受而弗郤也萬章曰尊者之賜固不可郤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有善處之術當餽之來請無以言辭顯然郤之但以心測度之曰此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姑託他辭以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汚在彼

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子曰。辭卻固失之徑直。心卻尤失之詭譎。亦顧其交接何如耳。假使其交也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簡。雖孔子爲禮道之宗主。亦受之矣。何以卻爲。萬章曰。若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之禮。設有禦止人於國門之外而取其物者。即以禦得之物與人。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亦可受與。孟子曰。烏乎可。康誥之書有曰。殺其人矣。而復顛越

其人之尸。於以奪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戒而即誅者也。國之有法。殷受於夏。周受於殷。莫不皆然。至今猶烈烈光顯。是禦得之貨。如此其有罪也。亦安得以交道接禮而槩論哉。如之何其受之乎。苟非然者。亦不必苛責其所從來而堅卻之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

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
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
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
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
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
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
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
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

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此三節書是因言交際而論孔子之出處見聖人未嘗絕物也萬章曰禦得之貨不可受明矣然則今之諸侯虐取於民其不義也亦猶禦得者也苟善其禮以交際矣斯君子不問其可否而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取民固多不義然以法繩之未卽至於禦人之盜也子以爲有王者起明罰勑法將

盡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則與禦人不待教而誅者。自不同矣。夫禦得之貨。與取非其有。雖同一不義。然必禦人乃爲眞盜。至謂取非其有爲盜者。乃推其類以造於義之極至耳。非便以爲眞也。且天下固有不可過求而不嫌從俗者。不觀諸孔子乎。當其仕於魯也。魯人田獵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亦姑從俗獵較而不之禁。夫獵較亦取物之非禮者。尚可

以從。而況諸侯之交接。何遂爲不可受乎。萬章曰。君子之仕。將以道易俗。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則其仕於魯也。固非以行道爲事與。孟子曰。孔子身任行道之責。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非道。宜有以禁之。而乃從其俗。何也。孟子曰。以道易俗。固自有漸。彼獵較。供祭所以不止者。由其器無常數。實無常品。故孔子但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器有定數。不以四方難

繼之物。供其簿中之所正。則實有常品。徵較

所得之物雖多。亦無所用。將久之而自廢矣。

此固聖人轉移之妙用也。安可謂之非道乎。

萬章曰。孔子既不能革弊。乃委曲遷就如此。

是道已難行矣。奚不決於去也。孟子曰。孔子

非難於去也。但世方望我以行道。而更張太

驟。未免生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蓋欲小

試以示人。使知吾道之易行。然後可以次第

施焉。而吾道大行之兆。亦即於此卜之耳。若

夫兆既可行。而人卒不能行其道。然後不得已而去。蓋其去雖不輕。而志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之久。淹留於一國也。且孔子行道之心。不但於仕曾見之。吾歷觀其出處之跡。大槩有三。有見其道有可行之機而仕者。有因其君能接遇以禮而仕者。又有因其君有養賢之典而仕者。於稽其實。於季桓子執政之時。君用之於上。相薦之於下。乃從而仕。是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之郊迎致粟。乃

從而仕。是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之饋問有禮乃從而仕。是公養之仕也。夫孔子爲道自重。不肎苟且。然苟可以仕。不必明君賢相而亦就之。况今諸侯之交際。猶知賢者之當重。奈何不爲行道之計而重絕之耶。可見聖賢辭受出處。固不徇俗爲同。亦不矯俗爲異。然非意必固我之盡忘。而仕止久速之合節者。亦豈可自託於孔孟。而漫無擇於其間哉。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

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
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仕者各有當盡之道也孟子
曰君子之仕也將以致用於時而有裨君民
之大非爲貧之故也然亦有道與時違家貧
親老而資其祿以仕者猶人娶妻本以繼嗣

非爲養之故也然亦有不能親操井臼而貧其養以娶者要皆不得已而然也夫君子之仕本以爲道至不得已而爲貧則其位祿之所居者可無審擇於其間哉必也辭其位之尊者而居其卑附一命之末足矣辭其祿之富者而居其貧叨升斗之糈足矣如此而後爲爲貧之仕也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將以何者爲宜乎蓋爲貧之仕雖不爲道而亦不可以苟祿其惟守關之役譏防出入以擊

柝爲事者庶易稱其職而可居也試觀孔子亦嘗爲倉廩委積之吏矣必曰吾司錢穀者也出納之數不可不明惟求其會計當而已矣又爲苑囿芻牧之吏矣必曰吾司畜養者也孳息之物不可不蕃惟求其牛羊茁然肥壯長大而已矣觀孔子之言如此可見爲貧而仕官卑祿薄惟取其易稱職而已蓋人之所處莫不各有其當爲居微末之位則國家之責任輕苟不安其分而越職妄言高論朝

事非惟無益適以取禍出位之罪莫能逭矣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居尊富之地有行道之責此豈一官一職之比哉而乃依阿淟涊側足取容上無以裨益君德下無以康濟斯民道之所在得行而不行亦可恥之甚也夫以越位爲罪則見卑貧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見尊富非竊祿之官仕者於此亦可以自審矣雖然立人之本朝位高祿厚有當行之道者尤宜取孟氏之言而深思之也與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此一章書是明士之自處。與君之待士。當各盡其道也。萬章曰。士當未仕時。無以自食。藉諸侯之祿以爲養。宜若可爲者。乃不肎託於諸侯。何也。孟子曰。士之分不敢託於諸侯也。蓋諸侯本有爵土。不幸失國出奔。而後託於諸侯。以食其廩餼。此在古寄公之禮也。若士

無爵士不得比於諸侯苟託於諸侯而食祿是以一介之士擬邦君之尊非禮之當然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固矣若君餽之粟則亦受之乎孟子曰君餽之粟如之何不受也萬章曰託之則不可餽之則受不識受之爲何義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有周恤之義士而未仕無異於編氓是以可受也萬章曰周與賜皆出於君今周之粟則受賜之祿則不受何也孟子曰士之不敢受賜即不敢託於

諸侯之意分定故也萬章曰敢問其不敢受賜何也孟子曰周無常數此君待民之禮無常職者皆可受賜有常數此君待臣之禮無常職者不敢受故雖抱關擊柝之吏至爲卑小皆有常職以食其常賜於上若士未爲臣無常職也而食常賜於上是不居臣之職而受臣之食故以爲不恭而不受也萬章曰君餽之則士受之不識所餽者可常繼續否乎孟子曰士之自處固安其分之宜而君之待

士則自有養賢之禮。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悅其賢也。亟命使者問其安否，又亟命使者餽以鼎肉，自以爲能養賢矣。但數以君命來餽，反使賢者有數拜之勞。故子思惡其褻也，不悅於心。於其卒之復來餽，乃麾使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辭其餽，曰：向之君命來餽，吾意君以禮賢也。今而後始知君之愛而不敬，特以犬馬畜伋爾。蓋自是繆公悔悟，不復令臺官來餽也。夫悅賢所重在舉

不徒在養。今繆公之悅賢。既不能舉而用之。又以屑屑問餽之故。不能養賢。尚可謂之悅賢乎。然則國君之所以待士者可知矣。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

尊賢者也。

此二節書見能養能舉而後盡悅賢之道也。

萬章曰。國君養君子。亟餽既不可無餽又不可。敢問如何斯可謂之能養矣。孟子曰。國君欲養君子。不以君命則簡。常以君命則瀆。故始而餽粟餽肉。以君命將之。表其誠敬賢者再拜稽首而受。以重其命。其後使司粟之廩人。繼送其粟。司肉之庖人。繼送其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不使其有亟拜之勞。此固國君養

君子之道也。若子思之所以不悅者。以爲君之所餽。不過一鼎肉耳。乃數以君命來致使己僕僕然拜賜之不暇。非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麾而不受也。然國君之悅賢。不貴其能養而貴其能尊。昔者堯之於舜。知其有非常之德。因待以非常之禮。始則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聽其外治。二女女焉以聽其內治。且有百官以供其使令。有牛羊以待其膳羞。有倉廩以給其饔飧。無一不備。以養舜於畎畝之

中。則繼粟繼肉。不足言矣。後又舉而加諸上相之位。如此其隆也。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必如此乃王公之尊賢者也。今天下無眞能悅賢者。故士亦以禮自待耳。寧敢託焉以苟祿乎。按孟子在當時。傳食諸侯。國君能養者不乏。然其志在行道。不可以口腹虛拘。故每惓惓以能舉爲言。惜乎當世終莫之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

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此一章書是言不見諸侯之義也。萬章問曰。士以用世爲心。則以得君爲念。乃高尚其志。不見諸侯。敢問何義也。孟子曰。士之不見諸侯。非自尊大。分有所不可耳。自其在國都而言。曰市井之臣。自其在郊野而言。曰草莽之臣。二者皆謂之庶人。庶人不曾傳質爲臣。與

執贄在位者不同。故守爲下之分。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士旣與庶人等。乃君召庶人而役之。則往應其役。君召士而欲見之。則不肎往見。何也。孟子曰。士與庶人。語分則不異。語道則有異。爲庶人者。往應其役。以卑承尊。義當然也。若爲士者。欲以道而見用。必以道而自重。倘召之而卽往。則枉道以徇人。守己之義。不如是也。惟義有可有不可。故士有往有不往耳。且欲知士不可往見之義。當先

知君欲見士之心。子試言君之汲汲然欲見士者。何爲也哉。萬章曰。夫君之欲見士者。爲其多聞。可爲考德問業之資。爲其賢。可爲正君善俗之助也。孟子曰。既爲其多聞。必眞知己之不足。而奉之爲師矣。既以爲師。則雖天子之貴。猶不敢召師。而況諸侯乎。既爲其賢。便當折節下士而就見之。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反召之者也。何以見君之不可召士。昔者魯繆公慕子思之賢。亟見於子思曰。古有攝

千乘之國下友一介之士此其君爲何如繆
公之意蓋視千乘爲甚重而以友士爲盛節
矣子思以其心有所挾而不悅曰古之人有
言人君於士當師事之豈但如君所言友之
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君之於士
論德不論位以位而言則子君之尊也我臣
之卑也尊卑自有定分何敢與君友也若以
德而言則子當以師道事我乃可爲受益者
也奚可以與我友此子思之意也夫以千乘

之君求與一介之士爲友。而且不可得。況欲召之往見哉。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

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此五節書。皆申明士不可召之意。孟子曰。君不可以召士。不但徵諸子思之言。更以齊景公招虞人事觀之。昔齊景公出而田獵。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景公將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

志喪其元首。若虞人者。可以當之矣。孔子奚取於虞人而美之若是。取非其招而守死不往也。豈士之智反出虞人下哉。萬章曰。旌固非所以招虞人。敢問招虞人。當用何物。孟子曰。以皮冠。以其本爲虞人之所有事也。若招庶人則以旃。蓋通帛爲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無文采也。士以旂。蓋交龍爲旂。象其有變化之意也。惟招大夫則以旌。蓋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以象其有文明之意也。各有其義

如此。今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大夫之招而招虞人。虞人且守死不敢往。即此推之。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亦豈敢往哉。夫以貴者之物而招賤者。猶爲寵異之。特以招非其物而不欲往。況乎召使往見。此招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失禮而辱士甚矣。其肯往乎。此士不見諸侯之義也。然則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見。遠則幣聘。必以其道而後可。使以不賢人之招招之。則是欲見

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適以拒其入也。賢何由而得見乎。所以然者。以士有禮義之當守也。夫義者事之宜。一措足而不容離。如路之平正通達也。禮者心之制。一措躬而不可越。如門之謹嚴端直也。是人人之所共由。而同其出入者也。但衆人每多苟且。惟君子見之明。守之定。而獨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小雅大東之詩曰。瞻彼周道。其平坦如砥。其端直如矢。是在上之君子所爲率

履在下之小人所為視效者也由詩言觀之而君子之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固可知已若往應不賢人之招則是由非義之路出入非禮之門君子豈為之哉此欲見賢人者必當以其道也萬章曰君子秉禮守義固不往見如孔子聞君命召即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之往見非與孟子曰是何得輕議孔子哉孔子所以不俟駕者以其當仕而有官職之事而君亦以其官召之也若未有官職則市井

草莽之臣耳。豈得藉口於孔子。遂輕身而往哉。蓋臣有相臨之分。分之所在。雖孔子不敢違。士有自守之節。節之所在。雖虞人不可屈。即同一爲臣。亦自有辨。或爵位高卑之不同。或流品清濁之殊異。人君待之各以其禮。而使之各盡其道。則體統隆於上。而廉恥勵於下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此一章書是言取善之道無窮在己不可以自足也孟子謂萬章曰君子取善之道固當博資於人尤必審度於己假如我之善行在一鄉卓然爲一鄉之善士然後一鄉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一鄉之善莫非我善矣進而在一國卓然爲一國之善士然後一國

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一國之善莫非我善矣又進而在天下卓然爲天下之善士然後天下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天下之善莫非我善矣夫至於友天下之善士則固通天下於一身而取善之量亦已廣矣乃其心猶以爲未足又進而考論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聖賢之爲人於其詩則頌之於其書則讀之然頌詩讀書而不知其爲人之實則亦口耳之資而已烏乎可又必緣其世

代之升降。考其行事之異同。帝所以爲帝。王所以爲王。聖所以爲聖。賢所以爲賢。恍如身履其地。親炙其風。晤對一堂之上。而古人之嘉言懿行。皆我進脩之藉矣。謂之尚友。不亦宜乎。蓋至於尚友。而後取善之量。始造其極也已。可見學問之道。今人與居。又必古人與處。論其世。豈徒欲知其人哉。見唐虞之成天平地。君便思爲堯舜。臣便思爲臯夔。見三代之長治久安。君便思爲禹湯文武。臣便思爲

益尹旦夾。上下交儆。孜孜不怠。如此則德必
日進。治必日隆。而古今人無不相及之嘆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
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
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
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此一章書是論古大臣之義。守經行權各有

不同也。齊宣王問爲卿之道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齊王曰。名之爲卿。均係重臣。亦有不同者乎。孟子曰。不同。有從同姓之中。登用而爲貴戚之卿者。有從疎遠之中登用而爲異姓之卿者。齊王曰。請先問貴戚之卿。孟子曰。貴戚之卿。與國家有親親之恩誼。共安危。同休戚。若遇君有大過。可以爲宗社憂者。則亟亟焉盡言以諫之。諫之而聽。固社稷蒼生之福也。萬一不幸。反覆諫之而終於不

聽則不忍坐視其亡而必更立本宗之有賢德者以代之所以存祖宗之統於勿墜不得已而爲之也是則貴戚之卿達權救變之義如此齊王聞易位之言駭其太過不覺勃然變乎色於是孟子告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問臣臣謹據古制以對若忌諱而不言則不正矣臣豈敢哉齊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異一遇君之有過可以爲宗社憂者亦亟亟焉盡言以

諫之。若不幸而反覆盡言。終於不聽。則忠議讜論。置之無用之地。上無受善之誠。斯下無可仕之義。安肯貪戀爵祿。而久居其國哉。惟有奉身而退。以潔然遠去耳。是則異姓之卿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如此。大抵孟子所言之卿。雖不同。其忠君之心則一。人主誠知人臣進諫。本由忠愛。而虛懷嘉納。從善弗咈。則君臣有始終之美。而令問昭於無窮。此魏徵之告太宗。所以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二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三

孟子下之五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此一章書是辯異端性惡之說也。告子不知性而妄言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此豈性之本然者哉。自吾觀之。人之生而有性。猶杞柳之質。一物之蠢然者也。人之行事而有仁義。猶桮棬之器。必有待而成也。人性本無仁義之名。以人性而強爲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之形。乃以杞柳而強爲桮棬。皆人力使然而已。孟子曰。杞柳本非桮棬固矣。但子謂以杞柳爲桮棬。其能順杞柳之性。不待矯揉造

作而遂自然以爲桮棬乎必將斬伐之屈抑之戕賊杞柳之本然矯揉造作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之性以爲仁義與此言一出人皆曰仁義非有利於性而實有害於性於是相與棄仁滅義而不爲是率天下之人以歸於不仁不義而爲仁義之禍者必由子之言也夫

蓋仁義即是人性故事父即知孝事君即知忠無有一毫勉强其有不忠不孝者乃是氣

質錮蔽而昧其本來爾。告子論性。誤認有生以後之氣質。而不知降衷以來之本體。此說一行。人既以仁義爲性外之物。亦將視君父爲性外之人。毀忠滅孝。廢倫叛紀。何所不至。其害可勝道哉。孟子所以亟闢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此一章書是辯異端性善惡混之說也。告子以杞柳喻性。既為孟子所闢。復遁其說曰。人性無一定之體。取而譬之。猶湍水之為物。波流瀠洄。而未有所之也。但決諸東方則從而東流。決諸西方則從而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顧其所習何如。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顧其所決何如耳。性無定體。水無定向。一而已矣。孟子曰。子以水喩性。不若卽以水性喩人性之爲切。夫決東則東流。決西則西流。水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其可決之而使東者。必東之下。其可決之而使西者。必西之下也。人性之原於天者。本渾然而至善。猶水之流於地者。本沛然而就下也。既名曰人。一定皆善。決無有不善。既名曰水。一定就下。決無有不下。蓋性有定體。水有定向

乃理之必然者也。然人性皆善。而或有不善者何哉。蓋有其故爾。今夫水性本下也。或搏擊而躍起之。可使上而過顙。或壅激而逆行之。可使上而在山。豈水之性不下哉。搏激之勢使然也。然則人性本善。而有時可使爲不善者。豈人性本然哉。特爲物欲所溺。亦猶水爲搏激所使也。奈何因人之習爲不善。而遂謂性無定體也哉。按朱熹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性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詮孟

子之義極明。邪說不攻自破矣。人主知此以立教出治。順其本性而不反其本性。天下之人。孰不勉於善而去不善也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此一章書。是辨異端以氣爲性之說也。告子又曰。人有此生。斯有此性。性之在人。與生俱

生。若含所謂知覺運動者。豈別有性哉。蓋告子前後論性不一。其大意總不出於此。孟子從而詰之曰。子以凡有生者。卽謂之性。猶如凡物之白者。皆謂之白。更無差別。與。告子答曰。然。孟子復詰之曰。白之在物者。有羽有雪有玉。而色則無異也。今子以白之謂白。是不原其物之異。而惟論其色之同。將謂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而無所異。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無所異與。告子又答曰。然。觀告子

之言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孟子因折之曰子謂凡物之白者皆謂之白則是凡人物之生者皆謂之性然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運動子將謂犬猶夫牛牛猶夫人而其性一無差別與吾知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人與物雖同得乎天之氣以爲生而實各得乎天之理以爲性此所以人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子安得混而爲一哉按書言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春秋傳言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性者卽此渾然同具之理至於所稟之氣則淸濁厚薄萬有各別豈獨物與人逈然不類卽人之中聖賢庸愚亦有不可强齊者告子不知理一分殊之義而誤以氣爲性所以其說愈變而愈謬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

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此一章書是辨異端義外之說也。告子終以知覺運動爲性。因復言曰。人之於食即知甘。

於邑即知悅皆生而能然者也。性也。即其甘之悅之之心生於內。可見凡仁愛之心。是由衷而出者。內也。非外也。可甘可悅之宜由於外。可見凡事物之宜。是因感使然。外也。非內也。然則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何必強求合於義也哉。孟子曰。仁義一理。皆吾性所固有。子何故以仁爲內而義爲外乎。告子曰。我謂義外。固自有說。如彼人年長而稱之爲長。不過因其長而長之。非我先有長之之心。猶彼

人色白而我稱之爲白不過從其白於外而非我先有白之之心也由此觀之長不由乎我而由乎人事物之宜果在外矣我所以言義外也孟子因其喻而辨之曰子以白喻長實非其倫蓋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如白馬之白無異於白人之白固已至若長馬之長不過口稱其長若長人之長則必有恭敬之心而與長馬不同不識長馬之長也竟無異於長人之長與即此長人不同於長馬必由

吾心之制乃所謂義也且子所謂義者果以彼年長於我而以長者爲義乎抑因彼之長而吾有恭敬之心以長之者爲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敬由乎人義誠在外如以長之者爲義則敬由中出義豈在外哉告子曰吾非以長者爲義但自其長之不同於愛者觀之則仁自內而義自外耳如吾弟至親吾則愛之秦人之弟其分疎吾則不愛是愛主於我悅乎我之心則愛之不悅乎我之心人不能

強吾愛也。故謂仁在内也。若義則異是矣。均之長也。楚人之長有可長。吾長之吾之長有可長。吾亦長之。是敬緣於長。凡遇長皆在所悅。而未必出於吾心也。故謂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猶於長者謂義。而不於長之者謂義。其惑益甚矣。孟子因其明於甘食之性。而以耆炙之說曉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特於人爲然。即如耆秦人之炙。亦耆吾之炙。而無異。物亦有同者也。子謂以長爲悅而

謂義在外。然則耆炙者以炙爲悅。亦將謂耆之者在外。與吾之耆雖在外。而所以耆之者心。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心既在內。而義之非外明矣。孟子論義於此。可謂至精。事之可否雖在物。事之所以可。所以否。使其施之各當則在我。故曰。義者事之宜。心之制。有天下國家者。欲使事事物物。有條有理。亦何可一日少裁制之宜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一章書是明義內之說也。孟季子問孟子義內之說而未達。私問公都子曰。人皆以義爲外。夫子何獨以義爲內也。公都子曰義主於敬。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用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生。不自外至。故夫子以義爲在內也。孟季子曰。敬雖在內。而所敬之人則在外。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於我。我所敬也。假令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乎。公都子曰。敬以親疎爲厚薄。鄉人雖長。疎不踰親。必

當敬兄也。孟季子曰。伯兄固當敬矣。假令與鄉人同飲。有伯兄在。酌則誰先乎。公都子曰。酌以賓主分先後。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曰。如此可見所敬在伯兄。所酌又在鄉人。惟視其人以爲轉移。其權全不在我。是義果在外。非在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長之心。本在於內。而季子以爲在外。卽如其言何難辨之。有子試問之曰。弟與叔父。皆屬至親。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必曰。卑不抗尊。敬叔父矣。子又問曰。弟爲尸以象祖考。則誰敬乎。彼必曰。弟既爲尸。敬弟矣。子即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必曰。所以敬弟者。以在尸位故也。蓋當其在尸位。則叔父與弟皆子孫。子孫以敬祖考爲重。敬弟者。敬祖考也。子亦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以在賓位故也。蓋當其在賓位。則伯兄與我皆主人。主人以敬賓客爲重。敬鄉人者。敬賓客也。然則所敬

在此者庸敬之在兄也。亦猶敬叔父之常耳。所長在彼者。斯須之敬在鄉人也。亦猶敬弟之暫矣。或常或暫之間。其敬皆由中出。則義之在內。又何疑乎。孟季子聞孟子與公都子之言。復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因其人而致其敬。義果在外。非在內也。蓋其心猶未悟。故仍執前說。於是公都子就易見者曉之曰。子以敬爲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之日宜湯。則從而飲湯。夏之日

宜水則從而飲水子以因人起敬謂之在外則將以因時酌宜所以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飲湯飲水其飲雖同而冬夏之異則辨於一心是故事物之宜在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心也此其所以爲義內也尚何疑於夫子之謂乎按孟子義內之辨最簡最明而告子孟季子詞雖屢詘而意終不悟此眞異端之學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此一章書是正言性善之旨也公都子問曰天下之言性者不一各執其說以爭辯如告子曰性無有善無有不善謂全不可以善不

善名也。此一說也。或又曰。性可以使爲善。可以使爲不善。無有一定。惟顧其所習何如爾。是故文武之君在上。率民以善。則民皆化而爲好善之民。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皆化而爲好暴之民。此又一說也。或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本其生稟之異。而自不可移。是故以堯之聖爲君。而有傲象之臣。不能使不善爲善。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聖舜之子。以無道之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乃有微

子啓王子比干之仁與聖。不能使善爲不善。此又一說也。三說之不同如此。皆未有以性善言者。今夫子獨排衆論而曰性善。然則彼之言皆非與。孟子曰。衆人論性。皆致疑於善惡之閒。而我獨謂性善者。非無所據也。論性於無感之初。至善中存。似無形象之可言。乃若其性之發而爲情。卒然勃然之閒。眞機畢露。則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乃吾之所以謂性爲善也。然情

既可以爲善則似莫不具爲善之才。乃有昏愚暴戾而爲不善者。蓋物欲之累。陷溺其良心。人爲之私。戕賊其真性。性本善而人自底於不善耳。於才何罪哉。知才之善則知情之善而無疑於性之善矣。紛紛之說。不亦謬乎。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此二節書。實指情與才之善。以證性之無不善也。孟子曰。我謂情善而性無不善者。於何見之。蓋以人有此情。由有此性。同此性。則同此善。即如惻隱之心。人孰不有之乎。羞惡之

心。人孰不有之乎。恭敬之心。人孰不有之乎。是非之心。人孰不有之乎。此情之所以爲善也。而實根之於性。惻隱之心。非他。卽吾性之仁。主於愛者是也。羞惡之心。非他。卽吾性之義。主於宜者是也。恭敬之心。非他。卽吾性之禮。主於敬者是也。是非之心。非他。卽吾性之智。主於辨者是也。仁義禮智。雖見端乎外。非由外來而鑠及於我也。我性中固有之也。惟其爲固有之理。所以發而爲才。無不可以爲

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已耳。故曰。性具於心。苟思而求之。則得其固有而為聖為賢。不思而舍之。則失其固有而為愚不肖。以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非算數之所能計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擴充。以盡其才之分量也。凡此者非我之私言。蓋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大雅烝民之詩曰。天生衆民。有形氣者為物。有天理者為則。此民所秉執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者。夫物與則。

有精粗之分。秉與好。有寂感之異。而詩顧合而言之。誠有淺義於其間矣。是以孔子讀是詩而歎曰。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人。非徒賦之以形而已。得其氣以成形而有物。即得其理以成性而有則。未有物具而則不具者。是物之則。乃民之所秉執以爲常性也。以其性之有常。故懿美之德。自由中以好之。達諸天下而同有其則。亦達諸天下而同有其好。不獨聖哲有獨契。而庸愚亦有

同心也。由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德而曰懿。可以證性善矣。懿德而曰好。可以證性善而情亦善矣。即此可知人性之皆善。而彼三說者不辯而自明矣。孟子前後論性善。皆指其存者而言。此獨舉其發者而言。蓋惟其發無不善。故益信其存無不善。反覆開譬。總欲人因一端著見之明。悟本來固有之理。其詞愈切。而其義愈顯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
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
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
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此一章書。是實指性善之同然。以見不可不
反求也。孟子曰。富歲之子弟多有所賴藉而
爲善。凶歲之子弟多至於暴棄而爲不善。猶
是子弟也。而多暴異於多賴者。豈天賦富歲

子弟以爲善之才。而不賦凶歲子弟以爲善之才哉。蓋凶歲衣食不足。迫於饑寒。禮義不暇顧。而非僻之念生。有所以陷溺其心者。以至於多暴而然也。若論其心。固統性情與才而無有不善者。又豈有不同者乎。試即物之同者推之。今夫麰麥之爲物。播其種而復耰以覆之。其地既同。樹之及時又同。萌芽之發無不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已成熟矣。何嘗有不同者。乃其收穫。不能無多寡之異。

則因地之有肥磽。雨露之滋養。與人事勤惰之不齊也。於麰麥何與哉。不特麰麥爲然。天下之物。必其類之不同。則不相似耳。苟凡同類之物。則固無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有不相似乎。蓋雖聖人之德。大遠於凡人。而究其厥初。共稟是氣。共受是理。未嘗有所分別。謂非與我同類可乎。夫聖人既與我同類。則性之無不善可知矣。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

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五節書是即人身之同。以見人性之同也。孟子曰。人性之同。既徵之於同類矣。更即人之一身觀之。龍子嘗有言曰。屨之為物。緣足而造。織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任意為之。雖未必一一中度。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皆必有用。決不至於為蕢也。是則天下之

足。無有不同如此。且不但足而已、推之於口。其於甘旨之味。亦有同耆也。雖古之知味。如易牙其人者。不過先得我口之所以耆者也。如使其口之於味。全與人殊。有若犬馬異物之不與我同類也。則天下之人。何其所耆皆從易牙之所調。而共以爲美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又不但口而已。惟耳亦然。至於聲。其調鐘協律。天下之人。皆期必於師曠之所和。而共以爲美。是天

下之耳相似也。又不但耳而已。惟目亦然。至於古之美色如子都者。天下之人。莫不知其爲姣好之男子也。若不知子都之姣者。必無目之人。不能見其色者也。是天下之目相似也。即衆體之皆同如此。吾故曰。口之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而知者味無不同。耳之於聲。天下期於師曠。而知好音無不同。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而知悅色無不同。夫口耳目皆以形用者。尚有所同然。至於心爲口耳目之

主而以神行者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此降衷之理即吾心之體處物之義即吾心之用也雖窮理精義如聖人亦不過先知先覺得我心之同然耳何嘗別有所稟賦哉故理義之在我心不獨聖人悅之凡人無不悅之蓋根之於性同此秉彝之良則悅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猶夫芻豢之味其悅我口也盡人皆然也舉天下之人莫不口悅芻豢則舉天下之人莫不心悅理義此理

義所以爲同然之心而聖人與我同類也彼
爲暴者自失其本心而豈才之罪哉上章既
言性善本我固有反求之而即得此又直指
性之於善即如口耳目之於味聲色人人同
具聖人與我初無差別以見決不可不反求
奈何味則知甘聲色則知美而理義則不知
好從其小體而反棄其大體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此一章書是言良心之在人。不可不盡存養之功也。孟子曰。德性雖命於天。而培養全在於人。試以物觀之。齊有牛山。其木茂盛。吾嘗見其美矣。但以近大國之郊。舉國之人。樵採其中。斧斤伐之者衆。豈能復有其美乎。然其美雖失。而其本猶在。日夜之間。氣化之所生息。加以雨露之所滋潤。非無萌蘖之復生焉。夫何牛羊又從而牧之。生之者未幾。戕之者復至。是以若彼濯濯然而光潔也。人見其濯

濯然光潔。遂以牛山爲未嘗有材焉者。此豈山之性使然哉。亦斧斤伐之於先。而牛羊牧之於後。令其萌蘖無遺爾。不特山木爲然也。雖存乎人者。孰無仁義之心哉。其秉彝之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本然之善。隨感隨見。一如山木之美矣。顧人不能保守。斲喪戕賊。亦猶斧斤之於山木。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然善心雖遭陷溺。而善端終難盡泯。其日夜之間。未與物接。少有靜息。以至平旦之時。前

境既往後境未來良心定然發露好惡之正與人相近者幾希夫何旦晝之所爲又皆不仁不義之事梏而亡之矣夫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梏之反覆展轉而不已則其夜時清明之氣日以寖薄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夜氣既不足以存則雖覥然有人形而實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遠於人而近於禽獸也而以爲斯人未嘗有天降之才焉者是

豈人之情使然哉。亦旦晝之梏亡。令其陷溺無餘爾。可不懼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二節書見養心之功。貴乎操存也。孟子曰。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故凡天下之物。苟得其培養之道。則無物不長。況心之生機。未嘗滅息者乎。苟失

其培養之道則無物不消況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乎。存養之功其緊要如此。孔子嘗有言曰有物於此。操之則收斂而存。舍之即放失而亡。方其存也有時而入。一瞬息而入者忽復出。出入初無定時。方其入也有時在內。一俄頃而內者忽在外。外內亦無定鄉。如此者其惟心之謂與。蓋忽動忽靜。既無機緘之可測。忽理忽欲。又無方所之可求。存之既極難而失之又極易。此孔子所以危言之以警

人也。人可不知警醒。而任其心之放而不收也哉。大抵操存工夫。不出乎主敬。克念罔念。天理人欲皆判乎此。果能自強不息。使此心刻刻湛然。以造乎至精至粹之域。則靜亦定。動亦定。雖日應萬變。而主宰常在乎我。尚何出入存亡之足言哉。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齊王用賢不專而發也昔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羣邪之交徹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途故孟子私論之曰君德莫大

於智而智所自成雖本於性生亦由於輔導今王之不智乃理之當然無足疑怪也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誘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生於陽和而悴於陰慘雖有天下易生之物若使一日暴之得乎陽和之氣少十日寒之得乎陰慘之氣多未有不枯槁而能生者也吾見王之時罕則義理之浸灌不淡無異一日暴之也吾退而諂諛雜進則物欲之蒙塞何限無異十日寒之也王雖善端

發見非無萌蘖之生吾其如之何哉。亦終於昏昧而已。然此未可專爲寒之者咎也。亦王聽信之未誠耳。今夫弈之爲數。特技藝之末。小數也。不專一其心。以致極其志之所向則不得乎弈之精也。如弈之名秋者通國以爲善弈者也。使弈秋教二人以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言爲聽。一人雖聽之乃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彎弓繫矢而射以取之。雖與彼人俱學於弈秋。必弗若其學之精矣。

爲是其生稟之智弗若與。非然也。乃心不及其專。志不及其致也。然則王之不智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豈非王鴻鵠其心之過乎。蓋人臣以正君爲先。而欲得正君之益。又視君之所以信用之者之若何耳。明君任賢之心誠專。則君德日新。賢才日進。尚何一暴十寒之爲害也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
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
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人察識其本心也。孟子
曰。觀於人之欲惡。而可以知此心之所自具

者矣。今夫魚之味美。我所欲也。熊掌之味亦美。亦我所欲也。其或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二者不可得兼。則熊掌較魚爲尤美。寧舍魚而取熊掌者也。養生而不害其生。我所欲也。守義而不虧於義。亦我所欲也。其或求生則無以全義。求義則無以保生。二者不可得兼。則義較生爲尤重。寧舍生而取義者也。人之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生本無不欲。而其心之欲義。更甚於生。故不爲苟且以得

生也。欲生則無不惡死。而其心之惡不義更甚於死。故雖當患難而甘死不辟也。夫此欲惡之甚於生死者。乃秉彝之良心也。如使人無欲義之良心。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爲得生之計者。何不用也。而安肎輕生。如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而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爲辟患之地者。何不爲也。而安肎赴死。由其心唯義之是欲。則生而或悖於義。有不用也。由其心惟不義之是惡。則可以辟患而

入於不義有不爲也然則人之生而具此秉
彝義理之心也蓋亦必然而無疑者爾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
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
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

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四節書是指人羞惡之本心使失其心者知所儆也。孟子承上文言欲生惡死。人之常情。而今由秉彛之良心觀之。其欲義甚於生。其惡不義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是欲惡之心也。凡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焉。唯賢者能持守而勿失耳。實則賢愚同具。並無

豐嗇也。於何驗之。一簞食。一豆羹。爲物甚微。而在饑者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以生死所係。宜其欲食之急。而不暇計禮義之若何矣。然苟口呼而授之食。雖行道之常人弗肎受。更足蹴而授之食。雖乞人不以爲潔也。夫當死生之際。而猶惡無禮。寧死而不食。可見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人人所固有之心也。既爲人人固有之心。一旦至放而不存者。其由安在。簞食豆羹之微。不以死生之故而遂受者。

辨禮義也。萬鍾之富則不辨禮義之當得與否。而冒焉受之。將爲一身計乎。萬鍾於我身何所增益焉。其爲欲求宮室之華美。妻妾之供奉。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而受此萬鍾與。較之所以處簞食豆羹者。亦甚相遠矣。凡人之切身者。唯死生爲重。舉身外之物。非可與死生並視也。鄉爲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爲宮室之美。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爲

妻妾之奉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所識窮乏者得我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爲之以切身者而不顧焉以身外者而必恤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其於本然之良心喪失盡矣人可不以是爲戒哉甚矣物欲之易昏也以不受簞食豆羹之心而受萬鍾此心不既存乎而無如見萬鍾不見禮義也斯亦甚昧於輕重大小之宜矣是故學者脩身必

自致知格物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從事於心也。孟子曰。人之不可一日離者。莫如仁義。而能盡仁義者寡。是未知其切於身耳。仁者何。人各有自具之心。而其所爲心者。內存夫中正。外著其

慈祥非以仁爲之體乎。則仁即人之心也。義者何。人各有當行之路。而其所爲路者。經事主乎宜。變事主乎權。非以義爲之準乎。則義即人之路也。謂之人心人路。則所以操是心遵是路者。宜極其至矣。乃舍置其路而不由。放失其心而不知求。其於爲人之理安在。不亦可哀也哉。夫人若有雞犬放。雖至輕之物。皆知求之。以期於必獲。及有放心。則此身無所統攝。所係至重。而反任其縱逸。不知閑存

於出入之間。何其明於至輕。而昧於至重也。抑知心之不可聽其放。而放則不可不求耶。凡學問中致知力行。其事不一。而其道無他。心爲一身之主宰。能使心之得其正者。順以養之。心之入於邪者。愼以閑之。則視聽言動。皆受治於心而不苟。由此心正而無適非仁。亦無適非義。積累而上達奚難也。學問之功。舍求放心之外。尚復有他道乎。蓋人之心馳於外者。欲其收而入存於內者。欲其推而出。

推則有以見心之用。而收則有以立心之體。體立而後用行。則存養省察非從事學問之大原耶。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之昧於治心也。孟子曰。人己之間。所不容自安於屈抑者。正自有

在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信。非關一身之疾痛。與舉事之爲害也。如有能治之使信者。則雖越秦楚相去之路。不以爲遠而求信之。爲其指之屈。不若人之信也。果爾。則凡我之不若人者。皆當知所愧勉矣。夫一指至小也。指之屈。不若人之信。亦至小也。猶知惡之而不肎任其屈。至於心。非指之可比也。而失之回邪。不若於人。不大負上天生我之良乎。乃甘爲人下而不知惡。則亦闇於輕重之理

矣。此之謂不知類也。人何不推愛指之意反而求之於心哉。蓋人之與聖人同類者。以心之同耳。誠知反求之心。存其若人者。去其不若人者。擴而充之。雖爲堯爲舜奚難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身之當養也。孟子曰。凡身之與物。輕重懸殊。而人之愛身。多有

不如其愛物者。今有桐梓之二木。其長而成拱成把。人苟以爲美材而欲生之。皆知培植灌溉。盡其所以養之之道。至於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宜其養之不容自已矣。而乃內不知所以養其心。外不知所以養其體。豈愛身不若愛桐梓哉。中有所蔽。而未嘗一思於輕重之間也。誠思之。而有不知以養身爲要乎。蓋人非不知極口體之養。而愈養而愈失者。昧於養之正也。故必使我心優游

於義理而動容周旋各當其道斯為善養耳。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

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養身當知所重也。孟子曰身不可不養而又不可不知養之要也人之於身舉四肢百骸孰非其所愛護者。既兼所愛則必悉加調養無尺寸之肌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肌膚不養也獨是有養之而爲善者有養之而爲不善者所以考其養之善與不善者豈有他術哉反之於己而審其何者爲輕何者爲重則自可得而知矣然

我謂審乎己之輕重而知養之善不善者何故盡衆體皆吾體也而有貴賤小大之别有貴賤小大則其輕重較然不可耑養乎小而以小害大不可耑養乎賤而以賤害貴若使養其小者將崇尚卑鄙而日流於汙下則爲小人無疑此養之不善者也若使養其大者將持守中正而日進於高明則爲大人無疑此養之至善者也信乎小大貴賤之間當深思而擇所養矣卽以木言梧檟美材也樲棘

非美材也。今有治場圃者。舍其梧檟而不養。反養其樲棘。則爲場師之賤者焉。以賤害貴者。其異於此乎。即以身言。一指其小者也。肩背。其大者也。今有養身者。養其一指而不忍傷。乃喪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如狼之疾走。而不能顧後之人也。以小害大者。其異於此乎。人之於身。誠毋容忽於貴且大者哉。苟其徒事口腹。而爲飲食之人。則人無不賤惡之矣。爲其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也。

使飲食之人。而能兼養大體。無有失也。則口腹亦軀命所關。在所宜養。非但爲尺寸之肌膚而已。無如養小者之無不失大也。人可不以小害大。賤害貴爲戒也乎。蓋養心志者。非不養口腹也。但養心志。則天理爲重。雖飲之食之。不過守其當飲當食之常。養口腹。則人欲爲重。不至極口腹之欲。而滅天理不止也。能不養小以失大。乃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爾。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以事心之功也。公都子問於孟子曰。天下稟形氣之正而爲人者

等耳。乃或有稱爲大人。或有稱爲小人。此何
故也。孟子曰。人無異。而人之所從有異。人之
所從既有異。而人遂不能無異。凡人一身。體
有大小。以大體爲身之主。而一從其檢攝。則
爲大人。以小體爲身之主。而一從其徵逐。則
爲小人。公都子復問曰。同此人。則同此體。乃
或有從其大體。或有從其小體。又何故也。孟
子曰。體之大小有辨。而人之從違亦於此見
焉。如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故

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夫至不能思而蔽於外物。是耳目亦一物而已。以彼聲色之物接於此耳目之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所以耳目爲小體也。若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爲職。心率其職而勤於思。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曠其職而怠於思。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理之得失。惟係於心。所以心爲大體也。大體小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能於其大者先有以立之。淸明而不昧。強固而不移。卓然爲羣

動之綱維。則其耳目之小者。一聽命於心而不苟。凡聲色之邪。不得而奪其聰明之正也。能從其大體如是。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稱之爲大人。以此而已矣。非然而徇於耳目之私。有不流爲小人者哉。蓋體既有能思不能思之別。則所受於天者。原自有以大制小之理。奈何不予心以有所主。予耳目以有所承耶。古來大聖大賢。舍治心之外。無他道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

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當時重勢位而輕道德者發也孟子曰人情莫不以爵爲尊而抑知身以內自有其甚尊者乎有稟於天而爲天爵者有授於人而爲人爵者何謂天爵心之慈惠曰仁心之裁制曰義仁義存諸己無不

盡曰忠。仁義施諸事。無不實曰信。而且樂此仁義忠信之善。雖歷久而不倦。性分之榮。孰有榮於此者乎。此天爵也。何謂人爵。公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時遇之隆。孰有隆於此者乎。此人爵也。爵有天人之別。則其不徒求乎爵之在世者。而務反求乎爵之在身者明矣古之人。有見於道德爲重。是以存乎仁義忠信之理。而盡其樂善不倦之誠。秪惟脩其天爵已耳。初非有意於人爵也。而積累既至。名

譽自昭。公卿大夫之爵有必從焉。今之人則大異於古人矣。富貴利欲之心勝初亦若有事於天爵。而勉強以脩之。然不過藉此爲要求人爵之地。及人爵既得。所期已遂。隨以天爵爲無用而棄之。夫脩天爵以要人爵。是脩之之日。原先有棄之之心。已不免於惑矣。至得人爵而棄天爵。是得之之後。并不及要之之時。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并其所得之人爵而無以保之。歸於必亡而已矣。蓋世豈無脩

天爵而人爵不從者。不知其不從者上之遺賢。而理無不從也。又豈無棄天爵而人爵不亡者。不知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而理無不亡也。學者亦務脩其在己之天爵可耳。若人爵之從亡。又何容計及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當求諸己。而不必求諸人也。孟子曰。世之趨於勢分而忽於性分者。亦甚謬矣。爵位之貴。爭慕而欲得者。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人人各有至貴於己者。特弗反而自思耳。奈何舍在己之貴。而求在人之貴耶。人之以爵位加己而後貴者。不可謂不貴。而非若己所自有之良貴也。如趙孟爲晉之世卿。能操爵以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

之而使之賤。是貴之有待於人者。安可恃乎。若良貴。則非人所得而操其權者矣。是乃眞足貴也。何以見之。大雅旣醉之詩有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不曰飽味而曰飽德者。何也。德之至者。和厚以居身。權宜以制事。所謂飽德者。葢言飽乎仁義也。仁義充足。則至理悅心。極天下美物之饜飫。莫甘於此焉。若人之膏粱。亦何足羨。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且仁義充足。則聞譽昭著。極天下被體之采

章。莫榮於此焉。若人之文繡亦何足艷。所以

不願人之文繡也。夫飽乎仁義。而不願膏粱

文繡則知良貴爲足貴。而趙孟之所貴不足

貴矣。何弗反而自思也哉。蓋人惟不知己之

自有至貴。是以舍內而慕外。舍己而求人耳。

誠知其有貴於己者。尚何勢分之物。足以易

夫性分之良也與。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

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爲仁而不力者言也。孟子曰。理欲不容兩存。仁之足以勝不仁。猶水之足以勝火。乃必然而無疑者。但今之爲仁者。其爲之不力。以暫存之天理。遏無窮之人欲。猶夫持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其可得而滅熄乎。至火不熄。則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斯言一出。而不仁之人。皆以爲仁不可以勝

不仁。而自甘於理消欲。長。幾希澌滅。此其所爲。又有以助於不仁之甚者也。非惟無益於仁。亦且放逸牿亡。終必并其所爲幾微之仁而亡之矣。爲仁者可不以是爲戒與。蓋理欲消長。遞爲貞勝。而欲終不可以勝理。凡從事於仁者。能爲必勝之計。則道心自盛。人心自微。何患德業之不底於成哉。傳曰。戰勝而肥。其此之謂與。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

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之力於爲仁也。孟子曰。仁道之期於有成也。不即五穀觀之而可見乎。五穀者。天生之。地成之。而人食之。誠種類之美者也。然必熟而後成其美。苟爲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其實猶可以資日用。是五穀之不容不熟也有然。若仁爲五德之元。衆善之長。亦惟在乎日新不已。由勉而利。由利而安。使此心純然天理之流行。如是以熟

之而已矣。不然。而徇於物欲之私。失其德性之良。不幾與五穀之不熟者等乎。蓋仁當既熟之後。若無所容其力矣。而方期有以熟之。則安可聽其優游自便爲哉。仁固本於天而成於人者也。傳曰。中心安仁。又曰。安土敦乎仁。熟之謂與。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事必有法而後可成也。

孟子曰凡授受之間何者可以無法乎即以射言之持弓引滿者彀也是射之法也從來善射莫如羿雖羿之教人射必期至於彀學羿之射者亦必期至於彀舍彀之外無以爲教羿無以爲學也更以匠言之爲圓爲方者規矩也是工之法也從來良工莫如大匠雖大匠之誨人制器必示以規矩學大匠之制器者亦必守以規矩舍規矩之外無以爲教羿無以爲學也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蓋

人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自灑掃應對。以至禮儀威儀。猶射之彀。工之規矩也。君子教人。非不欲一蹴而進之高深之域。而必循乎次第。不敢凌躐者。道在則然也。下學上達。學者宜知所從事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四

孟子 下之六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

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此一章書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常而不當論其變也。昔任國之人。以孟子守禮而屋廬子乃孟子弟子。故問於屋廬子曰。人無不甘食

者而食之中有禮禮與食孰重屋廬子曰禮以節飲食之流食雖不可無而禮重於食任人又問曰人無不悅色者而色之中有禮禮與色孰重屋廬子曰禮以防男女之欲色雖不可廢而禮重於色於是任人曰禮固重於食色設時當饑餓而與吾食者未必致敬以有禮以禮食則饑餓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而生亦將必以禮乎設時當貧乏而欲娶妻者不能備物以行禮親迎則不得妻而廢倫

不親迎則得妻以全倫亦將必親迎乎屋廬子窮於任人之言而不能答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言也何難之有禮之重於食色者以大分較而言也若不較以大分則食色自反重於禮矣譬如定物之高卑者必平其本而後末之高卑可定若不先揣其本而但齊其末則方寸至卑之木可使升之而高於岑銳之樓任人之謂食色重於禮也不猶是乎且禮本重而食色本輕猶之金本

重而羽本輕也。然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少之金與一輿至多之羽哉。則禮之所以重於食色者。夫亦可推矣。大凡輕之中原有其重者。重之中原有其輕者。是必輕者與輕者比。重者與重者比。而輕重始得其正。饑而死。食之重者也。以禮食。禮之輕者也。不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禮之輕於食。相去懸絕。豈但食重而已。得妻。己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

之。則禮之輕於色相去懸絕豈但色重而已。汝何不往應之曰。食所宜重矣。有如紾兄之臂而奪之食。非禮之甚者也。爲非禮則得食。不爲非禮則不得食。食固重而敬兄之禮亦不輕。則將紾之乎。吾知寧饑以死而必不紾矣。禮不重於食哉。色所宜重矣。有如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非禮之甚者也。爲非禮則得妻。不爲非禮則不得妻。色固重而婚娶之禮亦不輕。則將摟之乎。吾知寧不得妻而必不

摟矣。禮不重於色哉。以禮與食色之並重者較之。而見禮之尤重如此。彼任人一偏之說。亦不足辨矣。可見聖賢酌乎理欲之輕重。固決之於大分。尤能權其變以守其常。亦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幾滅。聖賢維持世道之意良深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

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此一章書見聖人可爲而不假外求也曹君之弟名交者問於孟子曰古之稱大聖人者莫如堯舜若未易企而及矣吾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識有此理否孟子曰然堯舜無不可爲也曹交又問曰從來能爲堯舜之聖者若湯與文王是已交聞文王身長十尺湯九

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不及文王而過於湯。
以形體言。則無異於湯文矣。然無他材德也。
但食粟而已。必如何而可以爲堯舜耶。孟子
曰。爲堯舜者奚有於形體哉。亦在奮然以爲
之而已矣。如有人於此。其初力不能勝一匹
雛之輕。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能舉百鈞。則爲
有力人矣。其所以爲有力無力人者。存乎舉
之重輕。則所以爲堯舜與不爲堯舜者可知。
然則爲堯舜所爲之事。是亦爲堯舜。猶之舉

烏獲所舉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能勝堯舜之事爲患哉。特甘於暴棄而弗爲耳。果能爲之。而何不勝之有。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此四節書言道不難行。而人之求道者宜篤也。孟子曰。人之不求爲堯舜者。或者爲之而難。則將懼其高遠。而非有難爲者也。徐行而後於長者。卽謂之弟。疾行而先於長者。卽謂之不弟。夫此徐行者。豈其高遠難爲。而人所不能哉。但忽焉而有所不爲也。不知堯舜之道。雖無所不該。然不過率其良知良能之性。以充滿其分量。而何嘗於孝弟之外。更有所

增益乎。明乎堯舜之道無他。則於以爲堯舜之所爲。不易易哉。是在子之審處而力圖之耳。堯之衣服言行。一循乎孝弟者也。子誠服堯之服。則服不異乎堯。誦堯之言。則言不異乎堯。行堯之行。則行不異乎堯。是亦堯而已矣。若使出乎堯。則入乎桀。桀之衣服言行。悉悖乎孝弟者也。子苟服桀之服。則服不異乎桀。誦桀之言。則言不異乎桀。行桀之行。則行不異乎桀。是亦桀而已矣。堯與桀之辨。存乎

一轉移之間。可不勉爲堯勉爲舜。而徒區區形體之是恃耶。曹交聞孟子之言。乃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於鄒而受業於夫子之門。以求盡爲堯舜之功焉。孟子曰。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夫道爲衆人之所共由。譬若大路然。豈幽隱而難知哉。人患不求耳。子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而浚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則性分之內。衆理發見。無往非道。則無往非師。不

亦有餘師乎。何必留此而受業也。蓋堯舜以爲之而造其極。而所以爲之者。又在致知以明其爲之之理。力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孟子直爲萬世之學爲堯舜者訓也。而豈僅訓曹交乎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此一章書見處人倫之變在順乎情理之當然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齊人有高子曰。昔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小弁之詩。其辭

其意。大不類仁人孝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何以言之。公孫丑曰。高子以爲小弁有怨其親之意。是以謂爲小人之詩。孟子曰。固哉執滯而不通。其高叟之治詩也。小弁乃怨其所當怨。而豈可以是議之乎。譬如有塗人於此。本不可射者也。乃越國之人。關弓而射之。則已於其旁談笑而勸阻之。無他。疏越人。故言之異也。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於其旁垂涕泣而力阻之。無他。戚其兄。

故言之迫也。小弁之事。乃父子之異變。宗社之傾危係焉。正與兄之關弓射人無異。其怨也乃親親之心也。親親仁之發也。而何得遽以是議之。高叟之爲詩也。執滯而不通矣。公孫丑又問曰。小弁之怨宜矣。昔衞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因而作凱風之詩。凱風之於母。正如小弁之於父。若所當怨矣。何以獨自責而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在身家。過之小者也。小弁。親之過關宗社。過之大者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則視其親若不相涉。是愈親而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則親有過而不能忍。是如水之易怒而不可磯也。愈親而愈疏。待親之薄而不孝也。易怒而不可磯。亦待親之薄而不孝也。小弁與凱風。一怨一不怨。均之無忝於孝。而安得以稱凱風者抑小弁哉。孔子嘗曰。孝之至者。其惟舜矣。年五十而猶怨慕也。以怨慕爲至孝。奈何以賦小弁者爲非孝乎。高子之言謬矣。於此見人子之

事親。處常處變。各有其道。總不失乎情理之正而已。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謀國者當以仁義爲正。而不當言利也。戰國時有姓宋名牼者將往楚國。孟子適遇於石丘之地。問曰。先生將何所往。宋牼曰。時尚戰爭。生民之禍烈矣。有心斯世者當思所以轉移之。吾聞秦楚構兵。我將南見

楚王說而罷其兵如使楚王不悅於吾之說
我將西見秦王說而罷其兵不合於楚必合
於秦二王我將有所遇焉孟子曰軻也請無
問其說之詳願聞其說之指說之將何如以
爲辭也宋牼曰我將言其搆兵之不利也孟
子曰處今日而能以罷兵息民爲說先生之
志可謂大矣但先生所說以利爲名號則不
可蓋既言不利將必言利矣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自將帥以及卒伍。無不樂罷而悅於利也。利名一倡。則天下惟知趨利。爲人臣者。懷利己之心以事其君。而不誠於事君。爲人子者。懷利己之心以事其父。而不誠於事父。爲人弟者。懷利己之心以事其兄。而不誠於事兄。是盡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皆懷利以相接。將見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如此而不滅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

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一節。言見仁義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曰。言利之害如此。必何以說之而後可。惟有仁義而已。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極言搆兵之殃民而不仁。過制而非義。秦楚之王。悅於

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自將帥以
及卒伍無不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仁義之名
既倡則天下咸知趨於仁義爲人臣者懷仁
義之心以事其君而必期乎忠爲人子者懷
仁義之心以事其父而必期乎孝爲人弟者
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而必期乎悌是盡君
臣父子兄弟皆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將見
下焉者一循乎尊親之典上焉者不失乎綱
紀之宜如此而不致王者未之有也仁義未

嘗不利何必以利爲言哉。乃知利之名不可爲訓也。說以利而亡。說以仁義而王。無他興亡之故係於人心。而所以正人心者在正之以道爾。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

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此一章書見聖賢報施之各當也。孟子居鄒時。任君之弟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以幣帛交於孟子。孟子受其幣而不往見以報之。又處於齊平陸之地。時儲子爲齊相。以幣帛交於孟子。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見以報之。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均

之以幣交者也而見不見異於是屋廬子喜曰一見一不見在夫子必自有道連得其閒隙而問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毋乃爲其爲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而不見與孟子曰子疑以爲相而不見非也周書洛誥之篇有曰享上以禮意爲本必先有禮意而後用物以將之乃可爲享若使物有餘而禮意不足則儀不及物曰不享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書之言如此其意蓋

謂不用志於享則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矣爲其不成享故曰不享也觀於書言而我之所以見與不見可知矣屋廬子於是明乎見不見之故遂悅形於色而或人則未知何以爲成享不成享也乃問之屋廬子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之鄒以見孟子是制於禮者也則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之謂成享儲子爲齊相得之平陸以見孟子而不來見是簡於禮者也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

物。此之謂不成享。夫旣有成享不成享之別。則夫子之一見一不見。不亦宜乎。由此知君子與人相接之際。一視乎禮意之誠否。以行吾義焉者也。而豈可以一律論哉。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
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
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

此一章書見孟子去就之有道也。淳于髡曰。
凡名生於實。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以
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欲濟時以爲人者也。
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以自爲者

也。夫子位在三卿之中。則非自爲者比。乃名實未加於上下。旣不能正君。復不能救民。而遂去之而不顧。則又非所以爲人矣。自爲爲人。兩失其道。仁者之用心固如此乎。此蓋譏孟子仕齊。未有功而遽去也。孟子曰。子安得執去就之迹以論仁。夫亦揆於去就之義可耳。如居士庶之下位。不以己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承湯之聘而五就湯。湯進之桀而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濁之君而弗事。

不辭卑小之官而弗爲者柳下惠也。三子者。或則去。或則就。或則有去亦有就。其道若不同。而其志趣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就者不失爲仁。去者未嘗非仁。然則君子之去就。亦惟求其心之無私事之合乎天理而已矣。若夫去就之迹何必同哉。淳于髡又以孟子雖不去齊亦不能有功於齊。乃譏孟子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執政之卿。子柳子思爲師傅之臣。宜其足

以與魯矣而魯地之見削奪也滋甚若是乎
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孟子曰賢者豈爲無益
於國乎百里奚賢者也虞以不用百里奚而
亡其國秦穆公用之而霸諸侯不用賢則亡
求其如魯之削何可得與魯之僅止於削而
不亡者正以用三賢故耳而何言無益於國
耶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
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

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此二節書是因淳于髡之疑。而折其不能識賢也。淳于髡以孟子仕齊無功。不足爲賢。復譏孟子曰。昔者衞人王豹。善謳者也。處于河

西淇水之側。而河西化之。皆善謳。齊人緜駒。善歌者也。處於齊右高唐之地。而齊右化之。皆善歌。齊臣華周杞梁戰死於莒者也。其妻哭之哀。而國俗化之。皆善哭。卽此推之。凡有道德積諸內者。必有事功見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堯未嘗見其人也。是故有功則爲賢者。不見其功。是無賢者也。如其有之。則堯必見其功而識之矣。孟子曰。子亦知賢者之不易識乎。孔子嘗爲魯司寇之官。魯之君相。

惑於齊女樂而不用。宜可以行矣。時方郊祭。乃從而祭。禮當致膰於大夫。而膰肉不至。遂不及脫祭祀之冕而行。在不知者。以為為肉而行也。即其知者。亦以為為無禮而行也。皆非知孔子者也。蓋孔子之心。惟恐於父母之國。顯其君相之失。則欲以君相之微罪行。而又不欲為無故而苟且以去國。故不行於女樂既受之時。而行於膰肉不至之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當時誰有能識之者。可見

君子之所為出於尋常思慮之外。而不徒徇於形迹之微。衆人固不識也。而遽謂能識賢者哉。蓋孟子之去就。法乎孔子者也。孔子去國之意。不欲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自非淳于髡之所易識爾。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傷世道之衰。以警當時之君若臣也。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

王。夏禹。商湯。周文武。孟子曰。當春秋之世。五霸不謂無功。而未能無罪。其得罪於三王。則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而君若臣更有不可言者矣。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則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又得罪於今之諸侯。則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者。何也。三王之制。天子以時適於諸侯。而察所守。曰巡狩。諸侯以時朝於天子。而陳其職。曰述職。且天子諸侯。當春則省民之耕種。而補

其不足。當秋則省民之收斂。而助其不給。巡狩之事如何。入諸侯之疆界。見其土地墾辟而無草萊。田野耘治而無曠廢。養高年之老者。而不至於凍餒。尊有德之賢者。而不至於褻慢。諸凡俊傑有才之人。皆布列在位。而政事釐舉。如是則有慶。慶則予之以地。蓋賞之以示勸也。若使入諸侯之疆界。見其土地荒蕪。而非惟不辟。亦且不治。高年之老者。遺棄而不養。有德之賢者。放失而不尊。諸凡掊克

好利之臣。皆布列在位。而賦斂煩興。如是則有讓。蓋責之以示懲也。述職之事如何。朝會有常期。天下諸侯孰敢不朝。其或有不朝者。天子各有道以處此矣。一不朝。則貶抑其爵。或上公貶爲侯伯。或侯伯貶爲子男。再不朝。則削奪其地。或百里削爲七十里。或七十里削爲五十里。三不朝。則舉六師之衆。誅其人而更立之。法制既定。賞罰征討之權。操於天子。下焉者。特奉而行之耳。是故天子出令以

討有罪。而不至親伐諸侯。承命以伐有罪。而不敢擅討。若五霸者。摟合諸侯以攻伐諸侯。則既無出令弃非承命。但以形勢驅率羣國。名若出於公。而實以遂其私。敗壞三王之法制莫有甚於此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此二節書言戰國諸侯大夫之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所以爲五霸之罪人者何也。五霸

之中。惟桓公爲最盛。其在葵丘之地。會合諸侯威信足以服人。故但束縛其牲。載書於牲上。而不事殺牲以歃血。載書之辭有五。初命曰。孝爲倫行之首。不孝是子不子。罪在必誅。世子爲統緒所係。已立世子而復易。是父不父。無輕易。妻爲匹配所自定。妾而爲妻。何以嚴嫡庶之辨。無亂其分。再命曰。賢而脩行者尊之使隆其禮。才而擅能者育之使厚其祿。皆所以表彰有德也。三命曰。國人之老者待

以敬。幼者撫以慈。遠人之嘉賓羈旅。悉優遇之無忽忘。四命曰。士恐未盡賢。但世祿而無世官。官事恐有廢闕。但當任而無兼攝。取士必務得其人。不容苟取。大夫有罪。必告天子而後殺。無得自專。五命曰。水泉之利。在共資灌漑。無曲爲隄防。凶荒之災。在互相軫恤。無嚴爲閉糴。普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無以私恩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五命既終。而又丁寧曰。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恪遵

五命。以歸於和好。若此者。無非申明天子之禁。而後世諸侯。所當永守者也。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向使在五霸之時。必爲五霸之所不赦。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所以爲今之諸侯之罪人者何也。諸侯之賴有大夫者。以其陳善閉邪。而使毋喪失其德也。苟其君有惡不能諫。而又承順之。乃長君之惡者也。是固有罪矣。然惡本在君。而彼特承順而長之。其罪猶小。至於君之惡未萌

而先意迎導之乃逢君之惡者也。君本無惡。而彼迎導君意。引之於邪僻之地。以成其惡非罪之大者乎。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以賊害其君。則諸侯干三王之法。犯五霸之禁。一自大夫有以逢之也。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世道其愈趨而愈下矣。夫。蓋自古姦臣所由得君之心者。其始無不自逆揆君意以成其惡。而其繼遂至於君臣相暱而不可解。此爲君者所不可不察。而爲臣者所

不可不愼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

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一章書見事君者當以正君為要也。慎子魯臣。名滑釐。魯君欲使慎子為將軍。統兵伐齊。以取南陽。孟子曰。勢必足以制敵而後取勝。故善用民者。必先教其民。若不教之禮義。而遽用之以即戎。則民不知以尊君親上為

心。將必有敗亡之禍。是陷民於死地。而謂之殃民。殃民者。在堯舜行仁政之世。豈得而容之哉。甚矣用兵之不可苟也。且兵亦原有難恃者。果其負善戰之才。而一戰勝齊。遂立取南陽之地。揆之於理。猶且不可。況戰之未能必勝乎。愼子勃然不悅曰。戰期於勝。既勝而取南陽。猶以爲不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孟子曰。其所以不可之故。蓋以先王固有定制也。吾明告子。在昔先王設都分國。天子之地

方千里。必千里而地之所出。始足待諸侯。苟不千里。則無以供朝覲聘問之禮。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必百里而地之所出。始足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里。則無以充祭祀會同之常數。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地制既定。是以當時封建諸侯。有以次而嗇者無過制而豐者。如魯之祖周公。功莫大焉。其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不踰於百里。至如齊之祖太公。功不在周公下。其封

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不踰於百里。夫以周公太公之功。而分封不過百里。則其制之一定而無可加明矣。今魯方百里者有五。較之始封之地。其數已多了。以爲有王者起。而欲興復舊制。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吾知其必在所損。而何更取南陽以益之。是卽一無傷害。但徒手而取南陽以與魯國。然且仁者不忍爲。況於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夫亦泝原乎事君之義可也。大凡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事事循乎日用之常。而於道之中。務引其君以志於仁。使念念守乎公平之理。蓋君之志不爲嗜慾所誘。則其所行自無不悉合乎道。事君之大要盡於此矣。彼違制而非道。殘民而不仁。豈人臣所可以事其君者耶。由此知臣之於君。當慎所以引之。引之以堯舜。則爲堯舜。引之以桀紂。則爲桀紂。故善事君者在絕其功利之私。而導以性情之正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一章書見爲君者當黜富强之臣也。孟子曰。臣之効力於君。與君之信任其臣。皆當以

正大爲務。而不得徒徇乎功利之術。今之事君者。每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開辟土地。充實府庫。使國用饒足。今之所爲良臣者此矣。而不知聚斂民財。實古之所謂賊害其民者也。君者拂民從欲。趨鄉不在於道。而因以不志於仁。則與桀何異。乃不能引之志仁。而更求富之。是以貪濟暴。而富桀也。非民賊而何。今之事君者。又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要約與國。攻戰必克。使國勢壯盛。今之所爲良臣

者此矣而不知褻棄民生實古之所謂賊害其民者也君方好大喜功趨鄕不在於道而因以不志於仁則與桀何異乃不能引之志仁而更求爲之强戰是以威助虐而輔桀也非民賊而何夫君以富强之臣爲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然也然亦思君之期於富强者無非爲取天下計耳若使率由乎今之道無變易乎今之俗日相尋於功利而不已雖與之天下而人心離散叛亂立興不能一朝居

也。然則富強亦何益哉。蓋凡臣之務致於君。君之屬望於臣者忠而已。戰國之君臣。莫不以富強爲忠。究之臣之所爲忠者實非所以愛其君。而君之所謂忠者實非所以教其臣。是故忠之一言。固不可以不辨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

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此一章。書見古聖人取民之制。不可以私意爲重輕也。白圭名丹。周人。白圭問於孟子曰。爲君者不取於民。則無以足君。而刻取於民。則又無以足民。吾欲更立稅法。於二十分而取其一分。何如。孟子曰。子所謂二十取一之

道乃居貉之地以治貉之道也有如萬室之國用器者多而一人爲陶以制器則可乎孟子之意蓋以君之取資於賦猶國之取資於陶陶不容過少則賦不容過薄故設此問也白圭曰不可室多而陶少器不足用也圭既明於陶之不可以一人何獨闇於賦之不可二十取一乎孟子於是正告之曰知此則知貉道之非所以裕國矣夫貉北方之國高燥而寒五穀不能生殖惟黍早熟耐寒而生之

是本無可爲納貢之物明矣且其俗無城郭宮室則無營築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之費無諸侯幣帛饔飧則無朝會餽遺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廪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非貉之比若使二十取一無以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則去人倫無以設百官有司之屬則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以治也彼陶以寡祇不足供萬室之用耳且不可以爲國況君子係輔治之人無君

子而可以爲國乎。君子必不可無。則經費必不可闕。而二十取一。其何以足用哉。蓋自古十一而稅。乃堯舜不易之道。而不得更有輕重於其間也。較之堯舜之道而輕焉者貉也。今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將貉爲大貉。而我亦爲小貉也。較之堯舜之道而重焉者桀也。今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將桀爲大桀。而我亦爲小桀也。重固失於貪暴。而輕不傷於苟簡耶。乃知圖治者以公平中正爲歸。偏輕偏

重總無當於治道之大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此一章書見治水當以禹為法也。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水而注之它國。因對孟子而自誇其功曰。從來治水者莫如禹。然為力則勞。為時則久。若丹之治水也。并有

四乘之勞。八年之久。而成功爛焉。竊自謂愈於禹。孟子曰。子言愈禹過矣。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而得乎水之道者也。是故水之道無不就下。而就下則至海而止。禹之疏瀹排決。一以放乎四海爲歸。是以四海爲受水之壑也。今吾子築隄壅水。但救己之患。而不恤鄰國之患。是以鄰國爲受水之壑也。不大異於禹乎。夫水可順不可逆。下流壅塞。則逆流而行。以至洚洞無涯。謂之洚水。洚水者即堯時之

洪水也。洪水爲災。下民昏墊。此仁人之所惡。而急欲拯其沉溺者也。今子不知通水之下流以順其性。使鄰國共享其安。乃徒爲一時苟且之計。壅水以害人。其爲不仁。莫甚於此。吾子過矣。而何言愈於禹哉。蓋治水之事視乎其心。禹之心爲天下而公。故其事足以利天下。白圭之心爲一國而私。故其事遂以病鄰國。公私之別。利害之關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此一章書是孟子明信爲行事之本也。孟子曰：心能誠一爲亮，事有持守爲執，惟執而後事可成，惟亮而後事可執。君子之所以執而不渝者，由其亮而無僞也。若使觀理未明，是非難決，因而存心未實，意見多淆，本無必爲之志，安得有不易之操？其於事也，必至游移莫定而寡所執持矣。誠哉，君子非亮無以爲執也。蓋君子自窮理之後，於凡事物之故，無不變而通之以成其亮，自無不變而通之以

成其執。彼執於一偏之見者。先已失其爲亮。

又安足以爲執哉。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

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此一章書見爲政者在集衆善以成其善也。當時魯君知樂正子之賢欲使執國政。孟子曰。樂正子見用於魯。道其得行矣。吾聞之喜而不能成寐。公孫丑問曰。士必有其才。而後可任其事。樂正子強毅足以執持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又問有知慮足以圖謀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又問多聞博識足以通

達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於是疑三者既非所長。則何以居位而稱職。乃問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孟子曰。爲政之道貴虛中以受善。其爲人也。於凡善言善行。無不心誠好之。此其所以喜也。公孫丑曰。好善遂足以治魯國乎。孟子曰。善取諸己則有盡。取諸人則無窮。以彼好善之心。雖治天下有餘裕。而況魯國乎。是何也。凡言以心受。惟心能取者。斯言畢予焉。夫苟好善則舉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用天下之言。理一國之事。其何難之有。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彼之爲人。訑訑然自足其智。以爲予既已知之矣。雖告之以善。其安聽乎。夫此訑訑之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好善之心。將風聲所播。裹足不前。而距絕善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直諒多聞之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而所見所聞。無一善言善行。居身日以非。行事日以謬。

國欲治可得乎。甚矣好善優於天下。而樂正子之得爲政。爲可深喜也凡爲政者能舍己以來天下之善則善不必自己出。而政無不舉。否則自以爲智者適所以成愚。自以爲聖者。適所以成狂。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君天下與相天下者。皆不可不知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明君子去就之義以見仕之不苟也陳臻問於孟子曰君子處世既不可不仕以明高亦不可苟且以倖進古之君子必何如而後仕乎孟子曰時之遭遇不同君子

之自處亦異。其就而仕者有三。其去而不仕者亦有三。蓋君子之仕。非以干求利祿。志在行其道也。如為人君者。有樂道忘勢之心。有尊賢圖治之意。屈己以迎之。內致其敬。外盡其禮。且虛懷信任。言我將納用其言。是吾道可行之機也。則就之。若外之禮貌雖存。而中之信任不篤。言既不行。君子必不可以虛拘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能即行其言。而接待之間。猶能內致其敬。外盡其禮。是亦尊賢敬士

之君可與有爲。亦吾道可行之機也。則就之若禮貌寖衰。則好賢之誠已薄。君子嘗見幾而作矣。則去之。此皆委曲爲行道計也。其下有所遇困窮。君既不能用。又不能禮。致使朝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其君始聞而悔之曰。賢者處於吾國。吾大者不能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復不能從其因事納誨之言。使饑餓於我之土地。又不能盡養賢之禮。吾深以爲恥。於是供餽以周之。夫君之於民。亦有周給

之義。茲更有悔過之言受之而養其身以有待。亦所以存吾道也。是亦就之之意。然所受有節。不過免死而已。豈濫受而苟留哉。是亦去之之意也。古君子去就之義。大畧如此。蓋君子之遭遇。聽言爲行道之實。禮貌亦行道之機。故皆可委曲而就。爲人君者必諫行言聽。而後爲好賢之誠。使人視禮貌爲去就。則已淺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皆成於憂患。而安樂之不

可毋也。孟子曰。自古聖君賢臣。大約興於艱難困苦者爲多。如舜。聖帝也。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賢相也。高宗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賢臣也。文王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齊之賢相也。囚於士官而桓公舉之。孫叔敖。楚之賢臣也。隱於海濱而莊王舉之。百里奚。秦之賢臣也。混於市廛而穆公舉之。是何其初則抑鬱頓挫。而後乃德業炳赫若此乎。是皆有天焉。非偶然也。天將以君相之大任。付於斯人。必先

苦其心志使意不得舒。勞其筋骨使身不得息。餓其體膚而飲食不充空乏其身而財用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其意之所欲爲相爲拂亂。而逆其志願。凡此者皆所以竦動其理義之心。使之惕然自奮。堅忍其嗜欲之性使之澹然無求。且閱歷艱難擴充識見才力之所不能者使增益之。所以智深勇沉才全德備。一旦可以當大任而無難也。此不獨聖賢爲然。凡中人之資每因有過失然後翻然改悔。

蓋不能謹始於平日。必待事勢窮迫。困於心而不得通。衡於慮而不得順。然後感奮而興起。不能燭理於幾微。必待過失顯著。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警醒而通曉。此又不獨人情爲然。凡有國家者。內無法度之世臣。諫諍之賢士。則無以聞其過。而易至於怠荒。外無強大之敵國。侵凌之外患。則無以傷其心。而易至於驕縱。國鮮有不亡者。由此觀之。可見憂患者人以爲可危。而不知爲增益德

性之具安樂者人以爲可恃而不知爲漸至危亡之階也人安可惡憂患而耽安樂也哉蓋用人者將投之以宏鉅必先擇之於艱難湯之所以立賢無方也守國者慮憂患則常安狃安樂則常危益之所以儆戒無虞也孟子此言何其明切而警策與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人思教者之心也孟子

曰人之材質不同君子之施教亦異故教亦多方矣予於人之有不善者習染既深拒絕之而不屑教誨者亦有之然我之心無非使之惕然悔悟改惡遷善非忍而絕之實激而進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人可不以教者之心爲心乎蓋聖賢大道爲公視天下無棄才曲成而不遺抑揚進退無非教也帝王之黜陟予奪推之以至於刑罰流就無非使天下嚮善而已矣故曰刑以弼教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四



